公羊問答

春秋公羊禮疏（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公羊問答

凌曙著

本館據咫進齋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公羊問答序

昔春秋一經。親授子夏。公羊六傳。始著竹帛。秦燔書而行口說。漢崇儒而立學官。鄒夾二氏。俱亡佚於建武。嚴顏兩家。均淵源於董相。瑕邱屈而學聿興。張湯傳而道益顯。其由博士爲丞相。以經義斷庶事者。賢良三策。決獄十卷。不啻爲之指南。導以先路。厥後鄭衆舉十七事。賈逵作四十條。成難公羊。以崇左氏。而張霸乃授樊侯之書。何君復述李育之義。竊悲二創。覃思三闕。守羊弼緒說。依子都條例。三科九旨以經之。七等六輔以緯之。墨守之稱。良不誣矣。學海之譽。諒非徒爾。世不能考其聲音訓詁。與夫典章制度。但詆其爲漢制法。以緯汨經。幾何不以春秋爲司空爰書。邵甫爲公羊罪人乎。乃若氾毓釋疑之篇。劉兆調人之作。欲殊途而同歸。究南轅而北轍。然則隋志所云公羊之學。至晉但試讀文。今殆絕無師說者。其信然已。員氏曉樓先生。專治公羊。謹守家法。嘗以董子之書。合乎聖人之旨。深悲其生見嫉於主父。沒被詆於劉蘭。又其甚者。謂繁露之名。取象古冕。玉杯之例。殆等連珠。厚誣古人。貽誤來學。乃注春秋繁露十有七卷。昔毛公出守北海。康成爲其郡人。故其箋詩。不忘崇敬。此則懷蛟徵夢。下馬名陵。式祠堂于舊治。想聲欬於遺書。斐然之思。不能自已者也。又以公羊舊疏。不著撰人。言例雖詳。考禮則略。遂乃覃精研思。遐稽博覽。著公羊禮疏十一卷。禮說一卷。馮君章句。旁通禮經。廓信漢議。獨理何氏。方諸前賢。如合符契。若其暴桑周狗。伏雞搏狸。大義無關。識小斯在。僕疾黨所。踊上鑒行。咸屬方言。俱非雅訓。亦必疏其由來。爲

之左證。作公羊問答二卷。荀慈明之問徐欽。王愆期之答庾翼。昔有其書。今存其目。舊疏自爲問答。茲編蓋仿其例。凡以導揚古義。遵守舊聞。文淇賦質樗昧。莫測涯涘。猥忘謭陋。重荷誣誘。但乏孝綽之奇作。未許同遊。試元幹之藏書。或堪授讀云爾。

道光元年二月。受業甥儀徵劉文淇謹撰。

公羊問答目錄

卷上

例　三公　掾
三府掾　百二十國寶書　公羊疏所据之本
隱括　徙居處　立子
原心定罪　駕六　乘馬
二歸　春王二月三月　子
分陝　書外取邑　書首時
歷　禰　許田
媵　僅　送女
周之正月　三老五更　縣車
寔來　以不教民戰　權
三等五等　衞侯朔　岱宗
負茲　九命　紀季

魯子　星霣　國氏
博戲　乳犬噬虎　瀸
蹙　大災　跌
僂　妻事夫有四義　械
操

卷下

宿留　詐諼劫質　撟
雨升　崇朝　四望
隻輪　拜如蹲　六宗
諼　大夫以碧　眣
竫　河曲　黨所
出　接菑　梟
荷畚　赫然　逡巡
超遽　周狗　暴桑
不毛　攜軍退舍　杅

詳
廬舍
換士易居
三老孝弟
大學
踊
侈
闇
我知之矣
鈇鑽
椎
白藏青藏
魚菽之祭
秣
井田之義
辯護
里正
墠
鼷鼠
鑿行
傅母
時孔子年二十三
盱
格
吳
用田賦
堙距
荻
得乘馬
一月得四十五日作
顓
坐盜天牲
廩廩
大原
王城
公扈子
逆祀
哺
爲漢制法

公羊問答卷上

清 江都淩曙著

問春秋何爲以例言也。曰禮。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漢書陳寵傳注。比例也。刑法志師古曰。此以例相比況也。春秋之世。功有小大。罪有淺深。非例不明。管子。春秋之記注。周公凡例。諸侯國[illegible]例之說始來久矣。何氏解詁之例。非其自創。略依胡毋生之條例。何氏之文謚例。疏中所引之外。餘不概見。又公羊傳條例一卷。見於七錄。今佚。董仲舒有春秋決事比。漢志云十六篇。今佚。又繁露精華篇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例。王充曰。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故例莫詳於公羊。至於左氏之例。始於鄭興賈徽。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興從博士金子嚴爲左氏春秋。其子鄭衆賈逵。各傳家學。亦有條例以釋春秋。穀梁之例。始於范甯。別爲略例一百餘條。唐以前無有不言例者。至宋人以爲都無義例。全憑赴告之辭。始置例於不講矣。

問徐疏司空漢三公之官何也。曰。言漢以別於周也。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漢則不然。史記曰。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爲三公。漢初因秦置丞相。而宏爲之。則丞相爲三公矣。續漢書百官志曰。太尉一人。掌方嶽事物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世祖卽位。爲大司馬。謝靈運晉書曰。秦有太尉掌兵。漢仍因之。或置或省。是故司馬之官。主九伐之職。是漢初無司馬。而有太

公羊問答卷上

清 江都淩曙著

問春秋何爲以例言也。曰禮。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漢書陳寵傳注。比例也。刑法志師古曰。此以例相比況也。春秋之世。功有小大。罪有淺深。非例不明。管子。春秋之記注。周公凡例。諸侯國[illegible]例之說始來久矣。何氏解詁之例。非其自創。略依胡毋生之條例。何氏之文謚例。疏中所引之外。餘不概見。又公羊傳條例一卷。見於七錄。今佚。董仲舒有春秋決事比。漢志云十六篇。今佚。又繁露精華篇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例。王充曰。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故例莫詳於公羊。至於左氏之例。始於鄭興賈徽。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興從博士金子嚴爲左氏春秋。其子鄭衆賈逵。各傳家學。亦有條例以釋春秋。穀梁之例。始於范甯。別爲略例一百餘條。唐以前無有不言例者。至宋人以爲都無義例。全憑赴告之辭。始置例於不講矣。

問徐疏司空漢三公之官何也。曰。言漢以別於周也。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漢則不然。史記曰。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爲三公。漢初因秦置丞相。而宏爲之。則丞相爲三公矣。續漢書百官志曰。太尉一人。掌方嶽事物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世祖卽位。爲大司馬。謝靈運晉書曰。秦有太尉掌兵。漢仍因之。或置或省。是故司馬之官。主九伐之職。是漢初無司馬。而有太

以爲司徒司空府巳治。更治太尉府。府公南陽趙憙。安帝元初六年。詔三輔選掾屬高第。承宮傳。建武三府吏辟。注太尉司徒司空李寔傳三府。注三公是也。

問徐疏云。閔因序云。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後儒以其出於緯書而疑之。外此別有可證否。曰。墨子。吾見百國春秋。周公朝讀書百篇。墨子已具有其文。不獨始於緯書與閔因之序矣。

問公羊疏所据之本。卽陸德明音義之本否。曰。未必是也。按釋文孝經士章。食廩。必錦反。公羊傳云。廩賜繫祿也。今公羊傳無此文。故知非陸氏之本。

問何邵甫自序。故遂隱括。此何義也。曰。說文。檃、梏也。栝、檃也。荀子。大山之木示諸檃栝。又枸木必待檃栝烝矯然後直。淮南子。其曲中規。檃栝之力。檃假借作隱。漢書刑法志。隱之以勢。臣瓚注。隱括其民。栝假借作括。經傳中多作括。正邪曲之器。揉曲者曰檃。正方者曰栝。舊云隱括。令審射必能中。迂遠不可從。

問隱元年注。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於古有徵乎。曰。按沈約宋書禮樂志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朱氏經義考。以爲此是逸書。据此是唐虞以來相沿之舊制矣。不獨大傳有其文也。孔安國注尚書。湯革命。改正易服。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皆改正朔。二說不同。鄭義爲允。

問隱元年疏。若未滿六十。則無立庶子爲世子之法。如徐此言。所据何法。曰。徐彥唐人。以唐法而疏經也。唐律疏議。立適違法者徒一年。卽適妾年五十以上無子者。得立庶以長。不以長亦如之。徐氏之所据本

以爲司徒司空府巳治。更治太尉府。府公南陽趙憙。安帝元初六年。詔三輔選掾屬高第。承宮傳。建武三府吏辟。注太尉司徒司空李寔傳三府。注三公是也。

問徐疏云。閔因序云。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後儒以其出於緯書而疑之。外此別有可證否。曰。墨子。吾見百國春秋。周公朝讀書百篇。墨子已具有其文。不獨始於緯書與閔因之序矣。

問公羊疏所据之本。卽陸德明音義之本否。曰。未必是也。按釋文孝經士章。食廩。必錦反。公羊傳云。廩賜繫祿也。今公羊傳無此文。故知非陸氏之本。

問何邵甫自序。故遂隱括。此何義也。曰。說文。檃、梏也。栝、檃也。荀子。大山之木示諸檃栝。又枸木必待檃栝烝矯然後直。淮南子。其曲中規。檃栝之力。檃假借作隱。漢書刑法志。隱之以勢。臣瓚注。隱括其民。栝假借作括。經傳中多作括。正邪曲之器。揉曲者曰檃。正方者曰栝。舊云隱括。令審射必能中。迂遠不可從。

問隱元年注。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於古有徵乎。曰。按沈約宋書禮樂志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朱氏經義考。以爲此是逸書。据此是唐虞以來相沿之舊制矣。不獨大傳有其文也。孔安國注尚書。湯革命。改正易服。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皆改正朔。二說不同。鄭義爲允。

問隱元年疏。若未滿六十。則無立庶子爲世子之法。如徐此言。所据何法。曰。徐彥唐人。以唐法而疏經也。唐律疏議。立適違法者徒一年。卽適妾年五十以上無子者。得立庶以長。不以長亦如之。徐氏之所据本

此。

問隱元年注。何以云原心定罪也。曰。桓寬曰春秋治　原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

問隱元年疏引駁異義云。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於漢事有徵乎。曰。石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於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

問隱元年傳。以乘馬。何自昉乎。曰。世本相作乘馬。宋衷曰。相土。契孫也。四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作。以其作乘馬之法。

問隱二年傳。婦人謂嫁曰歸。注有二歸之道。何也。曰。儀禮喪服傳。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據此是二歸矣。然天子諸侯夫人。父母卒。不得歸宗。以人君絕宗。許穆公夫人所以有載馳之詠也。此指歸寧而言。若大戴記。婦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婦人被出之後。亦有歸宗之義。莊二十七年傳。大歸曰來歸。注。大歸者。廢棄來歸也。文十八年經。夫人姜氏歸於齊是也。

問隱三年注。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於魯史而並記夏殷正。何也。曰。春王正月者。周之正月也。春王二月者。殷之正月也。春王三月者。夏之正月也。春秋通三王之統。故尚書大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之三正。必通三統者。二王之後。使爲三恪。各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如微子朝周。常服黼冕是也。孔子刪詩。存周頌五篇。以備三頌。孔沖遠以爲所以通大三統。後漢

隋書李德林傳。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子。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

問隱六年注。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也。春秋正歷明時。當用何代之歷。曰五行傳。歷者。聖人所以揆天行而紀萬國也。孔子作春秋。正春正秋。所以重歷也。五家之歷多疏闊。唯顓頊歷微近。故張蒼用顓頊歷。元封中用太初歷。測弦望最密也。晉志命歷序曰。孔子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於後。以是春秋宜用殷歷正之。今考其交會。不與殷歷相應。以殷歷考春秋月朔。多不及廿一日。又以檢經。率多一日。傳率少一日。但公羊經傳異朔。於理可從。而經有蝕朔之驗。傳爲失之也。據此則用殷歷矣。

問隱八年注。引書歸格於藝祖。何氏行禰祖。何也。曰何氏所引者。今文尚書也。

問桓元年傳。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何以知許爲魯邑。曰魯頌。居常與許。鄭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孔沖遠曰。諸侯有大德。受采邑於京師。爲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

問桓二年傳。楚王之妻媦。注。媦、妹也。此方言乎。曰。說文。楚人謂女弟曰媦。廣雅。媦、妹也。

問桓三年注。禮。送女。父母不下堂。姑姊妹不出門。徐彥疏以爲時王之禮。然乎。曰。士昏禮。主人元端迎於門外。主人揖入。至於廟門。主人升。賓升。再拜稽首。降。主人不降送。注。主人女父也。此送女父不下堂之證也。士昏禮記。母誡諸西階上。不降。此送女母不下堂之證也。庶母及門內施鞶。此庶母送女不出門之證也。言庶母而姑姊妹在其中。不言者。文不具也。穀梁傳。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是也。白虎通。父誡於阼階。母誡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此與公羊之說合。明係周禮。徐以爲時王之禮。誤矣。

隋書李德林傳。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子。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

問隱六年注。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也。春秋正歷明時。當用何代之歷。曰五行傳。歷者。聖人所以揆天行而紀萬國也。孔子作春秋。正春正秋。所以重歷也。五家之歷多疏闊。唯顓頊歷微近。故張蒼用顓頊歷。元封中用太初歷。測弦望最密也。晉志命歷序曰。孔子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於後。以是春秋宜用殷歷正之。今考其交會。不與殷歷相應。以殷歷考春秋月朔。多不及廿一日。又以檢經。率多一日。傳率少一日。但公羊經傳異朔。於理可從。而經有蝕朔之驗。傳爲失之也。據此則用殷歷矣。

問隱八年注。引書歸格於藝祖。何氏行禰祖。何也。曰何氏所引者。今文尚書也。

問桓元年傳。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何以知許爲魯邑。曰魯頌。居常與許。鄭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孔沖遠曰。諸侯有大德。受采邑於京師。爲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

問桓二年傳。楚王之妻媦。注。媦、妹也。此方言乎。曰。說文。楚人謂女弟曰媦。廣雅。媦、妹也。

問桓三年注。禮。送女。父母不下堂。姑姊妹不出門。徐彥疏以爲時王之禮。然乎。曰。士昏禮。主人元端迎於門外。主人揖入。至於廟門。主人升。賓升。再拜稽首。降。主人不降送。注。主人女父也。此送女父不下堂之證也。士昏禮記。母誡諸西階上。不降。此送女母不下堂之證也。庶母及門內施鞶。此庶母送女不出門之證也。言庶母而姑姊妹在其中。不言者。文不具也。穀梁傳。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是也。白虎通。父誡於阼階。母誡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此與公羊之說合。明係周禮。徐以爲時王之禮。誤矣。

寔。皆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按爾雅云。寔是也。鄭蓋本雅訓。公羊傳曰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以實訓寔。不可從。

問桓六年徐疏。以不教民戰。何氏之意與鄭別。其異同安在。曰。穀梁注。何休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鄭君釋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

問桓十一年傳。以爲知權。前此有言權字者否。曰。易巽以行權。荀爽九家易解。巽象號令。又爲近利。人君改教進退。釋利而爲權也。春秋傳曰。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據此則權字不始於春秋。

問桓十一年注。質家爵三等者。法天之有三光也。文家爵五等者。法地之有五行也。朝廷立官。必法天地乎。曰。周禮天官注。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周禮如此。不獨春秋說文也。

問桓十六年注。衞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於天子也。誰絕之。曰孔子絕之也。孟子。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劉熙注。知我者。行堯舜之道者也。罪我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絕者。

問桓十六年注。岱、岱宗泰山也。泰山何以謂之岱宗。曰。風俗通。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長。三禮義宗。東岳謂之岱者。代謝之義。陽春用事。除故生新。萬物更生。相代之道。故東爲岱也。

問桓十六年注。諸侯有疾稱負茲。白虎通作負子者。諸侯子民。今不復子之也。此說然否。曰。爾雅。蓐謂之

寔。皆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按爾雅云。寔是也。鄭蓋本雅訓。公羊傳曰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以實訓寔。不可從。

問桓六年徐疏。以不教民戰。何氏之意與鄭別。其異同安在。曰。穀梁注。何休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鄭君釋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

問桓十一年傳。以爲知權。前此有言權字者否。曰。易巽以行權。荀爽九家易解。巽象號令。又爲近利。人君改教進退。釋利而爲權也。春秋傳曰。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據此則權字不始於春秋。

問桓十一年注。質家爵三等者。法天之有三光也。文家爵五等者。法地之有五行也。朝廷立官。必法天地乎。曰。周禮天官注。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周禮如此。不獨春秋說文也。

問桓十六年注。衞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於天子也。誰絕之。曰孔子絕之也。孟子。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劉熙注。知我者。行堯舜之道者也。罪我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絕者。

問桓十六年注。岱、岱宗泰山也。泰山何以謂之岱宗。曰。風俗通。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長。三禮義宗。東岳謂之岱者。代謝之義。陽春用事。除故生新。萬物更生。相代之道。故東爲岱也。

問桓十六年注。諸侯有疾稱負茲。白虎通作負子者。諸侯子民。今不復子之也。此說然否。曰。爾雅。蓐謂之

春秋注。已引公羊傳魯子。其誤已久。

問莊七年星霣如雨注。星霣未墜而中夜反者。有据說文而解此事者。可從否。曰。說文。霣雨也。齊人謂雷爲霣。玉篇。甲之日雷起出雨也。今傳言星而不言雷。注明言星霣未墜。則霣字作墜字解。此如淮南子丙午干壬子星墜是也。霣與隕通。說文。隕、從高下也。繁露星墜謂之隕可證。說文霣字又一義。不當据以解此。

問莊九年傳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後漢鄭衆傳。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二說何故不同。曰。鄭衆爲左氏經師。與何氏不同。無足異也。第後漢書注引公羊以釋之。誤矣。注書者於經師家法。不可以不知也。

問莊十二年注。極其禍生於博戲。何以謂之博戲。曰。其來舊矣。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爲其二乘也。公曰。有二乘何爲不博。孔子曰。爲其兼行惡道也。說文曰。博局戲也。六著十二碁也。史記蔡澤傳。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薛孝通譜曰。烏曹作博。其所由來尚矣。雙箭以象日月之照臨。十二碁以象十二辰之躔次。按博之爲戲也。易於爭道。衰世之君臣對博。其取禍宜矣。

問莊十二年注。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貍。何所本。曰。文子也。案其傳曰姓辛氏。葵邱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文子。錄其遺言爲十二篇。名研、文子其字也。

春秋注。已引公羊傳魯子。其誤已久。

問莊七年星霣如雨注。星霣未墜而中夜反者。有据說文而解此事者。可從否。曰。說文。霣雨也。齊人謂雷爲霣。玉篇。甲之日雷起出雨也。今傳言星而不言雷。注明言星霣未墜。則霣字作墜字解。此如淮南子丙午干壬子星墜是也。霣與隕通。說文。隕、從高下也。繁露星墜謂之隕可證。說文霣字又一義。不當据以解此。

問莊九年傳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後漢鄭衆傳。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二說何故不同。曰。鄭衆爲左氏經師。與何氏不同。無足異也。第後漢書注引公羊以釋之。誤矣。注書者於經師家法。不可以不知也。

問莊十二年注。極其禍生於博戲。何以謂之博戲。曰。其來舊矣。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爲其二乘也。公曰。有二乘何爲不博。孔子曰。爲其兼行惡道也。說文曰。博局戲也。六著十二碁也。史記蔡澤傳。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薛孝通譜曰。烏曹作博。其所由來尚矣。雙箭以象日月之照臨。十二碁以象十二辰之躔次。按博之爲戲也。易於爭道。衰世之君臣對博。其取禍宜矣。

問莊十二年注。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貍。何所本。曰。文子也。案其傳曰姓辛氏。葵邱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文子。錄其遺言爲十二篇。名研、文子其字也。

之義也。樞機之內。寢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得純以君臣之義責之。不知其何所本也。曰。白虎通亦引此文。而不明出處。齊風雞鳴傳。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東方明作。夫人纚笄而朝。疏。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据此則何氏所本者列女傳。

問莊三十年注。操、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迫殺之甚痛。何也。曰。詩江漢鄭箋云。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孔沖遠引公羊傳何休注云。躁、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蓋戰迫之而甚痛。其意言齊侯殺傷過多。甚可痛蹙。是齊桓之兵急躁之也。鄭言急躁。意出於彼。又兎爰箋。急者。有所躁蹙也。按操與躁通。鄭作躁切。漢書貢禹傳。勇猛能操切百姓者可證。但孔氏所見公羊。本作躁字。

問大傳鄭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莊三十二年注。有攻守之器曰械。未審所從。曰。三倉云。械、器之總名。荀子。彼王者之制也。觀形勢而制械用。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故魯人以樽。衞人用柯。齊人用一革。土地形勢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亦有專指攻守之器者。墨子曰。公輸班爲雲梯之械。將以攻宋。呂氏春秋曰。蚩尤作兵也。利其械。淮南子。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修戟無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連弩以射。銷車以鬬。周禮。王宮冢宰。三歲。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器械之數。鄭注。械、猶兵也。注與何氏又未嘗不合。蓋望文生義也。

之義也。樞機之內。寢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得純以君臣之義責之。不知其何所本也。曰。白虎通亦引此文。而不明出處。齊風雞鳴傳。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東方明作。夫人纚笄而朝。疏。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据此則何氏所本者列女傳。

問莊三十年注。操、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迫殺之甚痛。何也。曰。詩江漢鄭箋云。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孔沖遠引公羊傳何休注云。躁、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蓋戰迫之而甚痛。其意言齊侯殺傷過多。甚可痛蹙。是齊桓之兵急躁之也。鄭言急躁。意出於彼。又兎爰箋。急者。有所躁蹙也。按操與躁通。鄭作躁切。漢書貢禹傳。勇猛能操切百姓者可證。但孔氏所見公羊。本作躁字。

問大傳鄭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莊三十二年注。有攻守之器曰械。未審所從。曰。三倉云。械、器之總名。荀子。彼王者之制也。觀形勢而制械用。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故魯人以樽。衞人用柯。齊人用一革。土地形勢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亦有專指攻守之器者。墨子曰。公輸班爲雲梯之械。將以攻宋。呂氏春秋曰。蚩尤作兵也。利其械。淮南子。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修戟無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連弩以射。銷車以鬬。周禮。王宮冢宰。三歲。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器械之數。鄭注。械、猶兵也。注與何氏又未嘗不合。蓋望文生義也。

公羊問答卷下

問僖元年注。則知桓公宿留城之爲一事。陳氏浩曰。宿留二字。他書未見。想亦漢時方言也。信乎。曰。史記五帝紀。宿留海上。漢書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備具深切。郊祀志。東海宿留之數日。列子。黃帝怪而留之視。釋文。留之視。宿留而視之也。何以言他書未之見耶。

問僖二十一年注。詐諼劫質諸侯。古有劫質之事乎。曰。於古未見也。有之自此始。此傳執宋公以伐宋。莊二十三年。曹子手劍而從之。皆是也。後世之見於史者。後漢書橋元傳。元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元求貨。元不與。有頃。司隸校尉楊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元家。球等恐並殺其子。未欲迫之。元瞋目呼曰。姦人無狀。元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元子亦死。元乃詣闕謝罪。乞天下凡有劫質者。皆並殺之。不得贖以貨寶。開長姦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三國魏志夏侯惇傳。呂布襲得惇軍輜重。遣將僞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按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劫質大將軍。復欲望生耶。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爲萬世法。乃著令。注。孫盛曰。按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以不

問僖三十一年注六宗何氏所主者何說曰堯典禋於六宗有其數無其名先儒各以意說之謂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曰禋於六宗此之謂也此尚書大傳之說也謂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居中央恍忽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郊天並祭之此五經異義今尚書歐陽說也謂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也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此五經異義古尚書說也安帝以尚書歐陽家說云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中以元始故書說六宗亦六子之氣日月雷風山澤者爲非又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此續漢書祭祀志也謂六宗爲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此孔光劉歆之說許愼賈逵從古文尚書馬融從尚書大傳李郃從今文尚書謂六宗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者此鄭康成之說也謂禋於六宗爲祀祖考所尊者六宗則三昭三穆也此張純六宗表也張髦從之謂六宗爲太極沖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此劉邵之說也謂坎爲水離爲火震爲雷巽爲風艮爲山兌爲澤此乾坤六甲子也與孔光劉歆之說同此王肅對魏明帝之言也謂六宗者日月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此司馬彪之說也謂地有五色大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爲六六爲地數推較經句闕無祭則祭地也此虞喜別論也謂肆類於上帝是祭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帝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於六宗是祭地不言地而言六宗六是地數之中以該社稷等配從可知也禋者

問僖三十一年注六宗何氏所主者何說曰堯典禋於六宗有其數無其名先儒各以意說之謂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曰禋於六宗此之謂也此尚書大傳之說也謂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居中央恍忽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郊天並祭之此五經異義今尚書歐陽說也謂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也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此五經異義古尚書說也安帝以尚書歐陽家說云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中以元始故書說六宗亦六子之氣日月雷風山澤者爲非又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此續漢書祭祀志也謂六宗爲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此孔光劉歆之說許愼賈逵從古文尚書馬融從尚書大傳李郃從今文尚書謂六宗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者此鄭康成之說也謂禋於六宗爲祀祖考所尊者六宗則三昭三穆也此張純六宗表也張髦從之謂六宗爲太極沖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此劉邵之說也謂坎爲水離爲火震爲雷巽爲風艮爲山兌爲澤此乾坤六甲子也與孔光劉歆之說同此王肅對魏明帝之言也謂六宗者日月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此司馬彪之說也謂地有五色大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爲六六爲地數推較經句闕無祭則祭地也此虞喜別論也謂肆類於上帝是祭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帝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於六宗是祭地不言地而言六宗六是地數之中以該社稷等配從可知也禋者

問文七年注。以目通指曰眹。於書有徵否。曰。此亦如漢書李陵傳。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卽目視陵。注。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今俗所謂眼語者也。

問文十二年傳。惟議議善崢言。注。崢、猶撰也。其訓詁可證否。曰。此如論語異乎三子者之僎。鄭注。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祭統。論譔其先祖之美。疏言子孫爲銘。論說譔錄其先祖道德善事。按撰通作譔。又作僎。卽其證。

問文十二年傳。河曲矣。河千里而一曲也。何所據。曰。此見之於河圖緯象。河流九曲。河導崑崙山。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二曲也。北流千里至積石山。三曲也。千里入隴首。抵龍門。四曲也。南流千里至龍首。至卷重山。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閼流山。六曲也。東至洛會。七曲也。東至大伾山。八曲也。東至洚水。千里至大陸。九曲也。

問文十三年傳。往黨衞侯。注。黨、所也。所猶時也。齊人語也。古書有徵乎。曰。越語。夫上黨之國。韋昭注。黨、所也。釋名。上黨之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至於所猶時也。見墨子節用篇。其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所字作時字解。

問文十四年傳。貜且。齊出也。注。出、外孫也。何所據。曰。此卽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女子子之子爲外孫也。問文十四年傳。子以指。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注言俱不得天性之正。何也。曰。莊子駢拇篇。駢拇枝指而侈於德。附贅縣疣而侈於性。釋文。司馬云。性、人之本體也。駢拇枝指。附贅縣疣。此四者各出於

問文七年注。以目通指曰眹。於書有徵否。曰。此亦如漢書李陵傳。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卽目視陵。注。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今俗所謂眼語者也。

問文十二年傳。惟議議善崢言。注。崢、猶撰也。其訓詁可證否。曰。此如論語異乎三子者之僎。鄭注。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祭統。論譔其先祖之美。疏言子孫爲銘。論說譔錄其先祖道德善事。按撰通作譔。又作僎。卽其證。

問文十二年傳。河曲矣。河千里而一曲也。何所據。曰。此見之於河圖緯象。河流九曲。河導崑崙山。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二曲也。北流千里至積石山。三曲也。千里入隴首。抵龍門。四曲也。南流千里至龍首。至卷重山。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閼流山。六曲也。東至洛會。七曲也。東至大伾山。八曲也。東至洚水。千里至大陸。九曲也。

問文十三年傳。往黨衞侯。注。黨、所也。所猶時也。齊人語也。古書有徵乎。曰。越語。夫上黨之國。韋昭注。黨、所也。釋名。上黨之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至於所猶時也。見墨子節用篇。其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所字作時字解。

問文十四年傳。貜且。齊出也。注。出、外孫也。何所據。曰。此卽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女子子之子爲外孫也。問文十四年傳。子以指。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注言俱不得天性之正。何也。曰。莊子駢拇篇。駢拇枝指而侈於德。附贅縣疣而侈於性。釋文。司馬云。性、人之本體也。駢拇枝指。附贅縣疣。此四者各出於

形性。而非形性之正。

問文十六年注。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無營上。犯軍法者要斬。殺人者刎頭。此何代之法也。曰。說文。梟、不孝鳥也。故日至捕梟磔之。從鳥頭在木上。梟首義取此。左傳。叔孫昭子殺豎牛。投其首於寧風棘上。梟首濫觴於此。後世如漢王入關。梟故塞王欣頭於櫟陽市是也。五行志曰。趙人新垣平以望氣得幸於上。上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夏四月郊見上帝。歲餘、懼誅、謀爲逆。發覺。腰斬、夷三族。高祖本紀。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博雅。刎斷也。一切經音義自刎注。引公羊傳云。公遂刎脰而死。何休曰。刎、割也。何氏所據。皆戰國以來秦漢之法。非先王之舊制也。

問宣六年傳。有人荷畚。注。畚、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者是也。說文。皿部。畚、蒲器。餅屬。所以盛穫。二訓不同。當何從。曰。周禮。挈壺氏。挈畚以令糧。鄭注。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表稟。左傳宣二年正義。引說文。蒲器所以盛糧。今本說文作穫。誤也。

問宣六年注。赫然。已支解之貌。未詳其義。曰。後漢禮儀志。黃門令奏曰。倀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倀子和。曰。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故何以赫然爲支解貌也。支解之法。古無此刑。韓詩外傳曰。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面而問曰。古者明王每支解人。不審從何之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此可證爲衰世之淫刑。

問宣六年傳。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何氏無注。其義未詳。曰。逡巡有作逡巡者。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

謂嘉苗。穀梁傳。毛澤未盡。注。邵曰。凡地所生謂之毛。公羊傳曰。錫之不毛之地。問宣十二年。左右攜軍。退舍七里。或以爲卽用鄭伯之茅旌以攜。可從否。曰。此俗儒之肊說也。淮南子。武王於是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攜之。注。攜。揮也。舍。注。宿也。按此軍中之儀制也。見司馬法。設鄭伯不執茅旌。軍中將無以爲指揮之具乎。是不然矣。退舍之說。與賈杜不同。左傳。退舍三十里而與之平。注。退　舍以禮。鄭。賈。逵曰。司馬法。從遯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是以舍爲三十里之定名矣。

問宣十二年注。杅。飲水器。說文。盂。飲器。二字不同。何也。曰。杅卽盂之假借字也。旣夕禮。兩敦兩杅。注。杅盛湯漿。尸子。君如杅。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員則水員。

問宣十二年注。何以謂善用心曰詳。曰。詳者。祥也。古字通耳。易。視履考祥。虞翻注。詳。善也。易大壯。不詳也。釋文。王肅本作祥。荀子。則可謂不詳少者矣。注。詳當作祥。

問宣十五年注。秣者以粟置馬口中。拑者以木銜其口何也。曰。說文。餘。食馬穀也。今借作秣。後漢崔寔傳。方將拑勒韉鞦以救之。注引何休注。拑與鉗通。後漢袁紹傳。百辟鉗口。注。以木銜其口也。

問宣十五年注。堙。距堙。上城具。有据否。曰。左傳。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蔡。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孫武子。攻城篇。攻城之法。修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注。謂踊土稍高而前。以傅其城也。

問宣十五年注。廬舍二畝半。食貨志之外別有所徵乎。曰。孟子曰。五畝之宅。趙岐注。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廛。廛二畝半也。按廛卽里也。何注下

謂嘉苗。穀梁傳。毛澤未盡。注。邵曰。凡地所生謂之毛。公羊傳曰。錫之不毛之地。問宣十二年。左右攜軍。退舍七里。或以爲卽用鄭伯之茅旌以攜。可從否。曰。此俗儒之肊說也。淮南子。武王於是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攜之。注。攜。揮也。舍。注。宿也。按此軍中之儀制也。見司馬法。設鄭伯不執茅旌。軍中將無以爲指揮之具乎。是不然矣。退舍之說。與賈杜不同。左傳。退舍三十里而與之平。注。退　舍以禮。鄭。賈。逵曰。司馬法。從遯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是以舍爲三十里之定名矣。

問宣十二年注。杅。飲水器。說文。盂。飲器。二字不同。何也。曰。杅卽盂之假借字也。旣夕禮。兩敦兩杅。注。杅盛湯漿。尸子。君如杅。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員則水員。

問宣十二年注。何以謂善用心曰詳。曰。詳者。祥也。古字通耳。易。視履考祥。虞翻注。詳。善也。易大壯。不詳也。釋文。王肅本作祥。荀子。則可謂不詳少者矣。注。詳當作祥。

問宣十五年注。秣者以粟置馬口中。拑者以木銜其口何也。曰。說文。餘。食馬穀也。今借作秣。後漢崔寔傳。方將拑勒韉鞦以救之。注引何休注。拑與鉗通。後漢袁紹傳。百辟鉗口。注。以木銜其口也。

問宣十五年注。堙。距堙。上城具。有据否。曰。左傳。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蔡。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孫武子。攻城篇。攻城之法。修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注。謂踊土稍高而前。以傅其城也。

問宣十五年注。廬舍二畝半。食貨志之外別有所徵乎。曰。孟子曰。五畝之宅。趙岐注。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廛。廛二畝半也。按廛卽里也。何注下

服狐貉。刑餘戮民不敢服絲元乘馬。謂之服制。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人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得乘飾車輈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今里正得乘馬者。非散民可比矣。

問宣十五年注。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三老孝弟之名。始於何代。曰。漢書高帝紀。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以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注。宋祁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三老掌教化。秦制也。高后紀。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問宣十五年注。里正比庶人在官之吏。里正於經有據乎。曰。此卽雜記里尹主之。注。王度記曰。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按尹卽正也。

問宣十五年注。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而食貨志無作字。何也。曰。荀悅漢紀。作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據此可知食貨志有脫字。

問宣十五年注。學於太學。何爲太學。曰。魏文侯孝經傳。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

問宣十八年注。埽地曰墠。今齊俗名之云爾。此於經有據否。曰。說文云。墠、野土也。東門之墠。傳曰。墠除地町。町者。疏。封土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墠。賈公彥以爲謂四邊委土爲壝。於中除地爲墠。墠內作壇。謂若三壇同墠之類也。

問成二年傳。以紀侯之甗來。注。或說甗。玉甑。何也。曰。說文。甗、甑也。方言曰。甑自關而東謂之甗。郭璞注音

服狐貉。刑餘戮民不敢服絲元乘馬。謂之服制。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人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得乘飾車輈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今里正得乘馬者。非散民可比矣。

問宣十五年注。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三老孝弟之名。始於何代。曰。漢書高帝紀。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以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注。宋祁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三老掌教化。秦制也。高后紀。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問宣十五年注。里正比庶人在官之吏。里正於經有據乎。曰。此卽雜記里尹主之。注。王度記曰。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按尹卽正也。

問宣十五年注。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而食貨志無作字。何也。曰。荀悅漢紀。作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據此可知食貨志有脫字。

問宣十五年注。學於太學。何爲太學。曰。魏文侯孝經傳。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

問宣十八年注。埽地曰墠。今齊俗名之云爾。此於經有據否。曰。說文云。墠、野土也。東門之墠。傳曰。墠除地町。町者。疏。封土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墠。賈公彥以爲謂四邊委土爲壝。於中除地爲墠。墠內作壇。謂若三壇同墠之類也。

問成二年傳。以紀侯之甗來。注。或說甗。玉甑。何也。曰。說文。甗、甑也。方言曰。甑自關而東謂之甗。郭璞注音

言。

問成二年傳。踊於棓而闕客。注。踊、上也。此亦齊人語乎。曰。晏子春秋。齊景公爲露寢之臺。而鴟鳴其上。公惡之。臺成而不踊。此其證。

問成七年經。鼷鼠食郊牛角。鼷鼠何物也。曰說文。鼷、小鼠也。博物志。春秋書鼷鼠食牛。牛死。鼠之類最小者。食物當時不覺痛。世傳云。亦食人項肥厚皮處。亦不覺。或名甘鼠。俗人諱此所嚙衰病之徵。

問成十年注。不免牲。當坐盜天牲。何也。曰。此漢律也。書微子。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傳。竊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疏。漢魏以來著律。皆云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爲特重故也。据此知何氏以漢法況之。

問成十年傳。何爲婦人以衆多爲侈也。曰。此如詩維鵲有巢。維鳩盈之。傳。盈、滿也。箋云。滿者。言衆媵姪娣之多。又疏侈者。因物而大之名。是婦人以多爲侈之證。

問成十三年傳。上鑿行也。注。鑿猶更造之意。其義未詳。曰。此如漢書張騫傳之鑿空也。師古注。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按西南夷傳。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屬身毒國。道便近。又無害。是鑿空之事也。空、孔也。穴隙也。趁此空隙而行他事。故曰鑿行。

問襄二十三年注。廩廩近升平。何以爲廩廩也。曰。漢書循吏傳。此廩廩庶幾德讓春子之遺風矣。注。師古曰。廩廩。言有丰采也。

公羊傳曰。王城者何。東周也。據此以王城爲東周。不以成周爲東周。何也。曰。王城本東周也。漢志。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春秋昭二十二年。晉合諸侯於翟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按以王猛入於王城。自號爲西周。王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謬。據本初而言。故曰東周。然謂公羊傳曰王城者何。東周也。則誤矣。

問昭二十五年注。鈇鑽爲要斬之罪。何也。曰。春秋元命包曰。斧鑽主亂行斬狂詐。斧之爲言捕也。史記項羽本紀。孰與身伏鈇鑽。注。崔浩云。質、斬人椹也。又郭注三倉云。質、莝椹也。范雎傳。匈當欓質。要傳斧鉞。秋官掌戮注。斬以斧鉞。若今要斬。

問昭三十一年傳。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釋文以爲盱及夏父。邾顏公之二子。何也。曰。盱是叔術所生。陸氏之說誤。

問昭三十一年傳。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注。公扈子者。氏也。後世有此氏否。曰。說苑。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又漢書古今人表公扈子。列子魯公扈。皆其證。

問昭三十一年注。李氏負棰謝過。棰何物也。曰。說文。以杖擊也。前漢路溫舒傳。棰楚之下。何求不得。故疏以爲負棰。聽刑之禮也。

問定四年注。挾弓者懷格意。疏。格猶拒也。或曰。格、來也。二說不同。當何從。曰。格敵也、鬬也、殺也、史記張儀傳。驅羣羊攻猛虎。不格明矣。周語。穀洛鬬。韋昭云。二水格。周禮注。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

公羊傳曰。王城者何。東周也。據此以王城爲東周。不以成周爲東周。何也。曰。王城本東周也。漢志。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春秋昭二十二年。晉合諸侯於翟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按以王猛入於王城。自號爲西周。王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謬。據本初而言。故曰東周。然謂公羊傳曰王城者何。東周也。則誤矣。

問昭二十五年注。鈇鑽爲要斬之罪。何也。曰。春秋元命包曰。斧鑽主亂行斬狂詐。斧之爲言捕也。史記項羽本紀。孰與身伏鈇鑽。注。崔浩云。質、斬人椹也。又郭注三倉云。質、莝椹也。范雎傳。匈當欓質。要傳斧鉞。秋官掌戮注。斬以斧鉞。若今要斬。

問昭三十一年傳。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釋文以爲盱及夏父。邾顏公之二子。何也。曰。盱是叔術所生。陸氏之說誤。

問昭三十一年傳。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注。公扈子者。氏也。後世有此氏否。曰。說苑。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又漢書古今人表公扈子。列子魯公扈。皆其證。

問昭三十一年注。李氏負棰謝過。棰何物也。曰。說文。以杖擊也。前漢路溫舒傳。棰楚之下。何求不得。故疏以爲負棰。聽刑之禮也。

問定四年注。挾弓者懷格意。疏。格猶拒也。或曰。格、來也。二說不同。當何從。曰。格敵也、鬬也、殺也、史記張儀傳。驅羣羊攻猛虎。不格明矣。周語。穀洛鬬。韋昭云。二水格。周禮注。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

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莊三十一年。何休注云。古者方伯。征討諸侯不道。諸侯交格而戰者。誅絕其國。獻捷於王者。此皆格之明訓。疏後說非也。

問定八年傳。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順祀而叛。何也。曰。論衡曰。魯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貫於俗者謂則禮。爲非。曉禮者寡。則知是者稀。問定十二年注。白藏天子。青藏諸侯。此何說也。曰。此不見於經。當是逸禮。何注。半珪曰璋。此天子與諸侯用以爲合符者也。故各執其半。漢書司馬相如傳。故有判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注。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也。卽此可以證之。魯諸侯用白者。以郊天之故。

問定十五年注。昊、日西也。易曰日中則昊。何也。曰。孟喜周易章句。厢、日在西方時側也。

問叉曰下昊。蓋晡時。何也。曰。此如前漢五行志。日中時食。從東北過半。晡時復。淮南子。日至於悲谷。是謂晡時。玉篇曰。晡、申時也。

問哀六年傳。有魚菽之祭。陳乞爲大夫。而祭以魚菽。何也。曰。祭典。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今陳乞大夫。而言魚菽之祭。故注云。示薄陋無所有。

問哀十二年注。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古安得有此制耶。曰。此舉漢法以況之也。食貨志。董仲舒曰。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貢禹傳。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宜令免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元帝令產子七歲乃出口錢。鹽鐵論。田

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此皆漢法之可考者哀公事強吳而虛國用有類於後世之斂民故何注以漢法況之

問哀十四年注侍聖漢之王以爲法此漢儒之空言與抑果有確證否曰兩漢君臣皆以經義發爲文章觀其詔語奏議凡決疑定策悉本之於公羊舉其大略可得而言焉公羊之義大一統路溫舒曰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愼始也公羊之義立子以貴不以長光武之詔曰春秋立子以貴不以長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疆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王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公羊之義子以母貴公孫瓚表袁紹罪狀曰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傅婢地實微賤據職高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公羊之義大居正袁盎等曰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之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卽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公羊之義天子葬於紀故封之百里恩澤侯表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應劭曰春秋天子將納后於紀紀本子爵也故先褒爲侯言王者不娶於小國公羊之義子尊不加於父母鄭元伏后議帝皇后父屯騎校尉不其亭侯伏完公庭完拜如臣禮及皇后在離宮拜如子禮公羊之義昏禮不稱主人不稱母母不通也杜鄴曰臣聞陽尊陰卑卑隨尊尊者兼

卑天之道也是男雖賤各爲其家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公羊之義褒儀父李固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夫義路開則利門閉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公羊之義三公之職號尊名也翟方進曰臣聞國家之奧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公羊之義昭公出奔國當絕匡衡曰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公羊之義善善及子孫成帝詔曰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聖賢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義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爲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公羊之義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陳忠曰夫父母率與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人緣人情以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公羊之義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公羊之義譏世卿樂恢曰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祿春秋以戒聖人懇惻不虛言也公羊之義原情定罪霍諝曰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弒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修也公羊之義人臣無將膠西王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僞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公羊之義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張純曰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

廟之主皆登合食太祖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朝會始爲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以行此禮公羊之義未踰年君不書葬周舉曰北鄉本非正統姦臣所授立未踰載年號未改孔子作春秋王子崩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公羊之義譏逆祀質帝詔曰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以序親秩爲萬世法公羊之義不書閏班固以閏九月爲後九月公羊之義懷藏以養微是月不殺章帝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愼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公羊之義通三統劉向曰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殷士膚敏祼將於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何以戒愼氓民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凡此皆散見於兩漢書中是以東平王蒼曰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漢制法王充曰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爲漢制文傳在漢也

春秋公羊禮疏

(一)

凌曙學

本館據咫進齋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春秋公羊禮疏序

序曰。禮有三起。禮理起於太乙。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迨至唐虞。命秩宗典三禮。而祭天地宗廟之屬。爰分爲天地人。而三禮之名乃立。降至夏殷。互有損益。商辛不道。彝倫乖舛。治法淪亡。維時西伯。日擊王章。禮壞樂崩。故設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官禮萌牙。造端於此。亦越武王。克商反政。富其所重。民食喪祭。文公繼志。經曲粲然。禮有五經。吉凶軍賓嘉也。以吉禮敬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以賓禮親賓客。以軍禮討不庭。以嘉禮合昏冠。父作子述。蔑以加矣。東遷而後。九服徒存。一線未絕。宗邦積弱。盜失侯度。親盡之廟不毀。昭穆之主逆祀。是祠祭不以禮。而吉禮亡矣。亂聖人之制。欲久喪而不能。是喪祭不以禮。而凶禮亡矣。以大夫而會諸侯。以諸侯而召天子。是朝覲不以禮。而賓禮亡矣。作三軍。作邱甲。逾時不蒐。而忘武備。是師旅不以禮。而軍禮亡矣。取同姓以爲昏。立妾媵而爲適。是昏姻不以禮。而嘉禮亡矣。觀夫古帝王之經理天下也。得禮治。失禮亂。得失之所關。治亂之所本也。可不慎與。是以淫辟之罪多。昏姻之禮廢也。爭鬬之獄蕃。鄉飲之禮廢也。骨肉之恩薄。喪紀之禮廢也。君臣之位失。朝聘之禮廢也。由是觀之。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尤急。周禮在魯。何以視爲具文也。然道無終晦。聖不虛生。倉帝失權。水精繼王。孔子以有宋之裔。生衰周之末。自衛反魯。道曖不行。乃退考五代之禮。修六藝之文。因魯史而制春秋焉。睹東門化烏之書。創西狩獲麟之制。五始提要。三統參微。承百王而號素王。總千聖而爲元聖。經立九月。道光奕

世。治國之體備矣。生民之紀在焉。在昔三王之道。一質一文。若順連環。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捄溢扶衰。非故相反。亦所遭之變然也。說者謂春秋爲漢帝制法。故其制度文爲。多所採擇。魏晉而後。沿襲相承。元魏景明時。孫惠蔚因禘祫上言。謂今之取證。唯有王制一篇。公羊一册。考此二書。以求厥旨。是以兩漢淵儒。魏晉碩學。咸據斯文。以爲朝典。原夫公羊至漢始著竹帛。鄒夾無傳。嚴顏最盛。然是非不明。句讀亦失。於是任城何君。起而修之。探東國之微言。闡西河之至教。依經立法。厥功偉矣。觀其解詁。言禮亦詳。徐氏之疏。乃詳於例而略於禮。未能如孔賈之該洽也。今取徐氏之疏。而補疏之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便徵他議。自鄭氏三禮注。晉宋諸志通典唐志。苟有合於何義者。罔不甄綜。凡以疏通證明。而詳其論說云爾。

嘉慶歲在己卯。後四月上浣。江都淩曙撰於粵東之節署。

公羊之學。蔽冒久矣。言之失實者。是蕞殘也。議之蹈空者。猶拾瀋也。君子何貴乎譌言。自七十子之後。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於是奮其私智。創爲流說者有之。師資既無。功力亦薄。世有如仲舒之下帷。邵甫之閉門。知幾藏往。而潛心大業者乎。班固以董生爲儒宗。王嘉以何氏爲學海。後有作者。漢儒弗可及矣。若夫視皮面牆。要眇之論。無由而知。雖有日月之光。盲者不能見。雷霆之聲。聾人不能聞。是至明無補於矇矇。至震無救於聳聽也。欲治公羊。而末學膚淺。亦終不能精已。荀卿曰。春秋之微也。又曰。春秋約而不速。太史公曰。約其文辭而旨博。范寧曰。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由是觀之。口傳耳剽之談。無怪乎億錯之妄也。大抵空言無補。惟實事求是。庶幾近之。而事之切實。無有過於禮者。舊疏嫌其闕略。故撰公羊禮疏十有一卷。正徐氏解禮之失。破諸儒持論之偏。引据經史。疏通而證明之。復撰禮論三十篇。都爲一卷。又有緒論。未著於篇。而不盡涉乎禮者。撰公羊問答二卷。在昔荀爽有公羊問答五卷。荀爽問。魏安平太守徐欽答。今自爲問答。變其例而仍襲其名。其間有與惠定宇先生之九經古義。錢竹汀先生之答問相同者。諸如此類。一概從删。恐不知者以爲似伯尊之攘善矣。蓋自隨唐以後。儒者以爲孤經。幾不厝懷。何氏之學。雖盛行於河北。而北方之明公羊者。魏梁祚一人而已。漢儒之書。遺佚殆盡。猶幸仲舒之繁露十有七卷。尚在人間。曩已爲之注釋。固表裏而相資矣。舉凡所著之書。蓋成一家之學。不欲揑扯左穀爲三傳之調人。先儒爲事莫詳於左氏。義莫精於公羊。春秋乃明義之書。非紀事之書也。若云紀事。一良史之才已足。何至游夏之徒。一辭莫贊。將謂春秋非事實不明。孔子不能逆料邱明爲之作傳。世無左傳。而聖

經亦因之而晦乎。似非通論也。春秋固無傳而明者也。孔子假當日之行事。而王法寄焉爾。其事實不足繫有無之數也。故公羊略之。史重事。經重義。未修之春秋。魯史也。既修之春秋。孔經也。古者、人君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春秋是動作之事。左史其職也。此指未修之春秋而言。若已修之春秋。重義而不重事矣。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邱竊取之矣。事與義之辨。豈不彰明較著也哉。若舍公羊而求義。是水行而棄舟楫也。陸行而無橇檻也。江河之惡沱不可知。況滄海乎。衆山之窮崑不可知。況東岳乎。然則公羊。其治經之梯航也乎。吾以爲治是經者。由聲音訓詁。而明乎制度典章。以求進夫微言大義。猶魯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也。僕以闒茸之資。無摩研編削之才。亦無游博持掩之好。唯篤嗜公羊春秋。覃精竭思。力索有年矣。然窮其枝葉。而未及宗原。是知執寸莛以撞鐘。爍一炬而爨鑊。其無益也明甚。不有賢哲。何足以知春秋。管子云。老馬識途。予雖駑駘。亦既爲之前驅矣。士有志於春秋者。尚或覽焉。不致驚瀾洋而悲歧道也乎。

嘉慶歲在己卯。秋八月既望。江都淩曙。撰於粵東之節署。

凡例

疏不破注。向例如此。今間有未安者。引先儒之說以正之。實事求是。非敢難詰也。

注中雜引四代之禮。不盡周制也。可證者證之。無則闕疑。若舊疏概以爲時王之禮。殊欠明晰。

注中如郊禘六宗明堂祥禫之制。異議紛如。今但取其合於何義者。引一二說以證之。餘則不敢濫登。

疏中所引。皆序而不斷。然觀其去取。亦可知從違之所在矣。若臚列諸說而上下其議論。是經說而非疏體。

漢書藝文志。公羊經傳各十一卷。宋王儉七志。梁阮孝緒七錄。皆云何注十一卷。以閔公附莊公也。今疏之卷數。一仍何注之舊。

春秋公羊禮疏卷一

清　江都凌　曙學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注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

疏班固白虎通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年卽事天地沈約宋書禮志魏明帝初司空王朗議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猶或有世而改有中元後元元改彌數中後之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古也述春秋之事曰隱公元年則簡而易知漢世之事曰建元元年則後不見宜若古稱元而已樂資春秋後傳惟王者改元諸侯改元自汾王以前未有也晉竹書曲沃莊伯十一年十一月則用夏正爲歲首而秦譜至宣公初志閏月不惟改元又改歷矣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君曰元首臣曰股肱天子爲天下共主五等諸侯出作屏藩入爲卿士依然臣也一統天下咸奉正朔同軌同文安有諸侯改元之理卽曰國自有史亦必大書天子之年而分繫其事何休曰必天子然後改元此說是也白虎通所以有夏殷周之號何以爲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爲子孫制也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下之大禮號以自別於前所以表著已之功業也必改號者所以明天命已著欲顯揚已於天下也已復襲先王之號與繼體改文之君無以

異也。不顯不明。非天意也。

注。夏以斗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法物見。色尚黑。殷以斗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法物牙。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法物萌。色尚赤。

疏。伏生尚書大傳。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二月爲正者。當用十三月也。

注。禮年二十見正而冠。

疏。荀子。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劉向說苑。周召公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矣。又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白虎通。禮所以十九見正而冠者何。漸二十之人耳。男子陽也。而成於陰。故二十而冠。曲禮曰。二十弱冠。言見正。何以知其不謂正月也。以禮士冠經曰。夏葛屨。冬皮屨。明非歲之正月也。又陽小成於陰。陰大成於陽。故二十而冠。

注。士冠禮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

疏。注杜佑通典。後漢何休冠義約制云。將冠子者。具衣冠。冠者父兄若諸父宗族之尊者一人爲主。主人告所素敬僚友一人爲冠賓。必自告其家。告曰。某之子某若弟某長矣。將加冠於首。願吾子教之。賓

既許。主人自定吉日。先冠一日。宿。告賓曰。請以明日行事。賓曰。敢不從命。主人洒埽。內外皆肅。執事者於兩楹間。爲冠者設北鄉筵。又設賓東鄉筵。兩筵相接。授冠以篋器。設於兩筵。又設罇爵於東方。冠者如常服。待命於房。夙興賓到。迎延揖讓如常。坐定。執事白請行事。主人跪告賓曰。請勞吾子。賓跪答曰。敬諾。賓起立西序東西聽命之禮。賓冠者興西鄉拜賓。賓答拜。訖。命就筵。賓主各還坐。冠者北鄉筵坐。復賓跪曰。吾子之使。請將命。主人跪答曰。勞吾子。賓起就東鄉筵。執事者執爵。跪向冠者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冠者卽坐。賓跪加冠。訖。冠者執爵。酹地。然後啐洒。訖。賓興。復還本坐。主人亦起。乃俱坐。冠者還房。自整飾出拜父。父爲起。若諸父昆弟羣從及兄。應答拜者。答拜如常。入拜母。母答拜。其餘兄弟及姑姊妹。皆相拜如常。主人命冠者出。更設酬爲勸。乃罷。異日有祭事。白告祖考者。自如舊祭禮常儀。

注。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疏。白虎通。人所以有字何。冠德明功。敬成人也。故禮士冠經曰。賓北面字之曰。伯某甫。叔仲季。聽其所當。又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所以五十乃稱伯仲者。五十知天命。思慮定也。能順四時長幼之序。故以伯仲號之。禮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乃稱伯仲。賈公彥曰。殷質。二十爲字之時。兼伯仲叔季而呼之。周文爲字之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故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

注。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疏。通典五經要義云。冠、嘉禮也。冠、首服也。首服既加。而後人道備。故君子重之。以爲禮之始矣。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又曰。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此人君早冠之義也。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理焉。或云。周禮雖有服冕之數。而無天子冠文。又儀禮云。公侯冠禮者。王肅鄭元皆以爲夏末衰亂。篡弑所由生焉。故作公侯冠禮。明天子無冠禮之審。又無大夫冠禮。古者五十而後受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周人五十而有賢才。則試以大夫之事。猶行士禮。故筮賓於阼以著代醮於客位。三加彌尊。皆士禮者也。今按大戴禮。有公冠篇云。公冠四加。天子亦四加。又家語冠頌云。王太子之冠。擬諸侯之冠。天子之元子。亦擬諸侯四加。諸侯之子同於士。據此。自天子至於諸侯。非無冠禮。但因秦焚書。遂同蕩滅。其周制士冠禮頗備。王者時采行焉。

注。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

疏。白虎通。王者太子亦稱士何。舉從下升。以爲人無生得貴者。莫不由士起。是以舜時稱爲天子。必先試於士。禮士冠經曰。天子之元子。猶士也。

注。禮。男子年六十閉房。

疏。白虎通。男子六十閉房何。所以輔衰也。故重性命也。又禮內則曰。妾雖老。未滿五十。必預五日之御。滿五十不御。俱爲助衰也。至七十大衰。食非肉不飽。寢非人不暖。故七十復開房也。

傳。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

疏白虎通曾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以言爲賢不肖不可知也尚書曰惟帝其難之立子以貴不以長防愛憎也范蔚宗後漢書光武十九年詔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彊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荀悅論聖人之制必有所定所以防忿爭一統緒也春秋之義立適以長立子以貴是其言適無二也貴有常也以弟及兄則貴有常矣

注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

疏劉熙釋名姪娣曰媵媵承也承事嫡也太卜疏按昭二十六年傳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休以爲春秋之義三代異建適媵別貴賤有姪娣以辨親疎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王后無適明尊之敬之義無所卜筮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今如左氏言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君之所賢人必從之豈復有卜隱桓之禍皆由是興乃曰古制不亦繆哉

注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適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孫其變生也

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皆所以防愛爭

疏許愼五經異議公羊說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李百藥北齊書刁柔傳時議者以爲立五等

爵邑承襲者無適子立適孫無適孫立適子弟無適子弟立適子孫弟柔以爲無適孫應立適曾孫不應立適子弟議曰柔按禮立適以長故謂長子爲適子適子死以適子之子爲適孫死則曾元亦然然則適子之名本爲傳重故喪服曰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禮記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弟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發微子舍其孫盾而立弟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鄭注曰仲子爲親者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注曰据周禮然則商以適子死立子之母弟周以適子死立嫡子之子爲適孫故春秋公羊之義適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爲出母無服者喪者不祭故也爲祖母三年者大宗傳重故也今議以適子孫死而立適子母弟適子母弟者則爲父後矣適子母弟本非承適以無適故得爲父後則適孫之弟理亦應得爲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既得爲祖服斬而不得爲傳重者未之聞也若用商家親親之誼本不應適子死而立適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豈宜舍其孫而立其弟或文質愚用惑焉

傳子以母貴

疏陳壽三國志魏志注典略載瓚表紹罪狀曰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婢使紹實爲賤不可以爲人後以義不宜乃据豐隆之重任忝汚王爵損辱袁宗紹罪九也

注。禮。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夫人、成風是也。

疏。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適。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父母者。子之天也。子不得爵命父母。則士庶起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至於妾子爲君。得爵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也。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妾爲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謹按尚書。舜爲天子。瞽瞍爲士。起於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本妾子。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公羊左氏義是也。駮曰。禮、喪服。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之周。明無二嫡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魯僖公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公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晉書禮志。哀帝卽位。欲尊崇章皇太妃。桓溫議。宜稱太夫人。尚書僕射江霦議曰。當春秋時。庶子承國。其母得爲夫人不審。直子命耶。故當告於宗廟。以先君之命命之耶。竊見詔書。當臨軒拜授貴人爲皇太妃。今稱皇帝册命。命貴人。斯則子爵母也。貴人北面拜受。斯則母臣子也。天尊地卑。名位定矣。母貴子賤。人倫序矣。雖欲加崇貴人。而實卑之。欲顯明國典。而實廢之。且人主舉動。史必書之。如當載之方策。以示後世。毋乃不順乎。宋庾蔚之謂公羊母以子貴者。明妾貴賤。若無適子。則妾之子爲先立。又子既得立。則母隨子貴。豈謂可得與適同耶。成風稱夫人。非禮之正。

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

注魯稱公者臣子心所欲尊號其君父公者五等之爵最尊王者探臣子心欲尊其君父使得稱公故春秋以臣子書葬者皆稱公

疏白虎通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王者臣子獨不得褒其君謂之爲帝何以爲諸侯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或稱公而尊或稱伯子男而卑爲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爲公也帝王異時無會同之義故無爲同也何以知諸侯得稱公春秋曰葬齊桓公齊侯也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詩云譚公維私譚子也春秋曰葬許繆公許男也禮大射經曰公則釋獲大射者諸侯之禮也伯子男皆在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注禮公族有罪有司讞於公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公又使人赦之以不及反命公素服不舉而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

疏文王世子注素服於凶事爲吉於吉事爲凶非喪服也倫謂親疎之比也不往弔爲位哭之而已通典晉劉智釋疑問曰昆弟骨肉以罪惡徒流死者諸侯有服否智答曰凡以罪惡徒者絕之因君於兄弟有罪者亦絕也舊說諸侯於兄弟有弔服服縗絰素服而已不弔臨其喪也諸侯之身體先君奉祭祀是以不得盡其情於所絕耳然則不爲父後者則服之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注生稱父死稱考八廟稱禰

疏釋名父甫也始生已也父死曰考考成也亦言槁也槁於義爲成凡五材膠漆陶冶皮革乾槁乃成也白虎通告於祖禰廟

注以無謚也仲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不適同姓

疏白虎通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昏姻也故禮紀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爲重人倫也又禮記經曰女子十五許嫁笄禮之稱字婦人姓以配字何明不娶同姓也

注今仲子無謚知生時不稱夫人

疏通典皇后謚及夫人謚議白虎通云后夫人謚臣子共於廟定之五經通義云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於朝婦貴於室故得蒙夫之謚又云夫人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脩閨門之內則下以化之故設謚以彰其善惡公羊曰葬宋共姬稱其謚賢之也卿大夫妻命婦也無謚者以賤也妾無謚亦以卑賤無所能與猶士卑小不得謚也

傳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注此道周制也以馬者謂士不備四也禮既夕曰公賵元纁束帛兩馬是也乘馬者謂大夫以上備四也

疏。劉向說苑。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贈賵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何。喪事有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輿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口實曰含。玩好曰贈。知生者賻賵。知死者贈襚。贈襚、所以送死也。賻賵、所以佐生也。輿馬束帛貨財衣被玩好。其數奈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元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元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元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元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縵各一匹。庶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曰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踝。士到髀。天子含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厚及親者。賻賵含襚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之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

注。禮。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

疏。干旌疏。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本從一驂而來。亦謂之驂。經言驂。則三馬之名。又孔晁云。作者歷言三王之法。此似述傳。非毛旨也。何則。馬以引重。左右當均。一轅車以兩馬爲服。傍以一馬驂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株林曰。乘我乘駒。傳曰。大夫乘駒。則毛以大夫亦駕四也。且殷之制亦駕四。故王基云。商頌曰。約軝錯衡。八鸞鏘鏘。是則殷駕四不駕三也。又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

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驪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禄僖所乘。四牲騑騑。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按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元之聞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此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

注。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

疏。庾人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株林箋馬六尺以下曰駒。傳。大夫乘駒。陸佃埤雅曰。傳曰。大夫乘駒。蓋駒血氣未定。有蹄齧之虞。故大夫乘之。說文。從句字。音拘。以駒血氣未定。宜拘執之馬爾。

注。束帛。謂元三纁二。元三。法天。纁二。法地。因取足以共事。

疏。士昏禮注。束帛。十端也。孔鮒小爾雅。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疋。疋有端。謂之束。媒氏疏。昏禮。每端二丈。其餘行禮。則用制幣。丈八尺。爾雅、三染謂之纁。考工記。三入爲纁。鄭注。六入爲元。

傳。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注。此皆春秋制也。賵、猶覆也。賻、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襚、猶遺也。

遺是助死之禮。知生者賵賻。知死者贈襚。

疏。白虎通。贈襚何謂也。贈之爲言。稱也。玩好曰贈。襚之爲言。遺也。衣衾曰襚。知死者則贈襚。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終。副至意也。賻賵者。何謂也。賻者、助也。賵者、覆也。所以佐助不給也。故弔辭曰。知生則賻賵。貨財曰賻。車馬曰賵。

傳。桓未君。則諸侯曷爲來賵之。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於諸侯。注。經言王者賵。赴告王者可知。故傳但言諸侯。

疏。白虎通。諸侯薨。赴告鄰國何。緣鄰國欲有禮也。春秋傳曰。桓母喪告於諸侯。桓母賤。尚告於諸侯。諸侯薨告鄰國明矣。諸侯夫人薨告天子者。不敢自廢政事。天子亦欲知之。當有禮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譏不及事。仲子者。魯君之貴妾也。何況於夫人乎。

傳。其言來何。不及事也。

疏。荀子。貨財曰賻。輿馬曰賵。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曰唅。賻賵、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吉行五十。葬喪百里。賵贈及事。禮之大也。禮者。政之輓也。爲政不以禮。政不行矣。

注。王者据十。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

疏。詩。嗟嗟臣工。箋。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將歸。故於廟中正君臣之禮。疏異義。公羊說諸

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藩衞純臣。謹按禮。王者所不純臣者。謂彼人爲臣。皆非已德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元之聞也。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唯鄭据大行人之文以爲不純臣之證也。以賓客之文明不純臣之義。則謂天子與諸侯對爲賓主行禮。是爲不純臣。君與朝廷之臣行禮饗燕。則使人爲主。諸侯燕其臣。使宰夫爲獻主。不與臣對行禮。是純臣之也。大行人又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注云。謂其君爲小賓。臣爲小客。小行人云。凡四方之使。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見於夷狄。君臣亦稱賓客。則四夷諸侯。亦不純臣也。此則天子於諸侯之義耳。若諸侯於天子。皆純臣矣。北山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皐陶謨云。萬邦黎獻。共爲帝臣。是彼於王者。皆純臣也。書傳。周公謂越裳氏之譯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享其質。政令不施焉。則君子不臣。明政令之所及。盡爲純臣。故此所以正君臣之禮也。白虎通。王者不純臣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土傳子孫。世世稱君。南面而治。與凡不臣者異。於衆臣也。朝則迎之於著。覲則待之於阼階。升降自西階。爲庭燎。設九賓。享禮而後歸。是異於衆臣也。

公子益師卒。

注。時恩衰義缺。

疏。大戴禮。禮之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故以四恩。有恩、有義、有節、有權。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

爲君亦服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注。禮爲父母三年。

疏。喪服斬衰章傳曰。爲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疏答云。父至尊者。天無二日。家無二尊。父是一家之尊中至極。故爲之斬也。戴德喪服變除斬縗三年之服。始有父之喪。笄纚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惻怛痛疾。哀襲三稱。服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白麻屨無絇。

注。爲祖父母期。

疏。齊衰期章。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疏不云祖至尊。而直云至尊者。以是父之至尊。非孫之至尊。戴德喪服變除。齊衰不杖周者。謂始有祖父母之喪。則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絇。哭踊無數。哀襲無變。

注。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

疏。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注。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緦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也。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親。則曾孫元孫爲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戴德喪服變除其齊衰三月者。始有曾祖父母之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絇。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注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

疏尚書大傳圻者天子之竟也諸侯曰竟天子游不出封圻不告祖廟諸侯非朝聘不出竟賈子新書齊桓公之始霸也翟人伐燕桓公爲燕北伐狄乃至於孤竹反而使燕君復召公之職桓公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六十里桓公問於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竟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竟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恐後世以寡人爲存燕而欺之也乃下車而令燕君還車乃割燕君所至而與之遂溝以爲竟而後去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傳婚禮不稱主人注爲養廉遠恥也

疏白虎通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佚也

注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

疏董仲舒春秋繁露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昏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稱主人變禮也白虎通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沒已躬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於渭

傳。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注。禮。婦人無外事。但得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耳。母命不得達。故不得稱母通使。文所以遠別也。

疏。班固漢書杜鄴傳。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師古注公羊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壻也。不稱母。母不通也。

傳。譏。始不親迎也。

疏。詩序。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傳。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司馬遷史記外戚世家。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昏姻爲兢兢。白虎通。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心也。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佚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於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曲禮疏異義。禮戴說。天子親迎。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上卿臨之。許氏謹按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也。駁之云。太姒之家。在渭之涘。文王親迎於渭。卽天子親迎明文也。引禮記冕而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

注。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

疏。荀子。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

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說苑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傅姆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正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於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婦於堂拜諸母於大門外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紝紡績之事得奉執箕帚之事敢不敬拜

注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

疏許愼說文逆、迎也關東曰逆關西曰迎通典遂皇始有夫婦之道伏羲氏制嫁娶以儷皮爲禮五帝馭時娶妻必告父母夏后氏親迎於庭殷於堂周制限男女之歲定婚姻之時親迎於戶注何休曰後代漸文而迎於戶示其親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注禮男之將取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女之將嫁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

疏白虎通禮曰嫁女之家三日不絕火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感親之衰老代至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注時隱公卑屈其母不以夫人禮葬之以妾禮葬之

疏雜記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疏妾既卑賤得主之者崔氏云謂女君死攝女君也雖攝女君猶下正適故殯之與祭不得在正室喪服鄭注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

三年春王二月

喪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之

疏白虎通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其先祖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春秋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使得服其正色行其禮樂詩曰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服助祭於周也周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微子朝周也郊特牲疏尊賢不過二代者所以尊賢之事取其法象但代易時移今古不一若皆法象先代今則不可盡行故所尊之賢不過取二代而已若過之遠難爲法也接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夫三統之義引此文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建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許愼謹接云治魯詩丞相韋

元成治易施讎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聞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與左氏說同鄭駁之云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樂祭其先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如鄭此言公羊自据二王之後左傳兼論三恪義不乖異也通典三恪二王之義有三說焉一云二王之後更立三代之後爲三恪此据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堯舜之後及下車封夏商之後通已用六代之樂二云三王之前但立一代通二王之後爲三恪此据左傳封胡公以備三恪明王者所敬先王有二更封一代以備三恪存三恪者所敬之道不過於三以通三正三云二王之後爲一恪妻之父母爲二恪夷秋之君爲三恪此据王有不臣者三而言之按梁崔靈恩云三義之說以初爲長何者禮記郊特牲云存二王之後尊賢不過二代又詩序云二王之後來助祭又春秋公羊傳說曰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正以上皆無謂二王之後爲三恪之文若更立一代通備三恪者則非不過二代之意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者謂上同黃帝堯舜下同殷夏爲三恪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傳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注設有王后崩當越紼而奔喪不得必其時故恩錄之

疏白虎通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怛莫不欲觀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也又爲天子守藩

不可頓空也。故分爲三部。有始死先奔者。有得中來盡其哀者。有得會葬奉送君者。七月之間。諸侯有在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四海之內咸悲。臣下若喪考妣之義也。葬有會者。親疎遠近盡至。親親之義也。童子諸侯不朝而來奔喪者何。明臣子於其君父。非有老少也。亦因喪質無般旋之禮。但盡悲哀而已。王制疏。諸侯奔喪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許愼謹按。易下邳傳共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容說爲近禮。鄭駁之云。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按魯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毛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天子於魯。既含且賵。又會葬。爲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葬爲不得禮可知。又左傳云。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同姓雖千里外奔喪。又與禮乖。鄭之所駁。從公羊之義。

傳。天子曰崩。注。大毀壞之辭。

疏。白虎通書曰。成王崩。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死也。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爲言。憉也。伏僵天下撫擊失神明。黎庶隕涕。海內悲涼。

傳諸侯曰薨。注小毀壞之辭。

疏白虎通諸侯曰薨國失陽薨之言奄也奄然亡也。

傳大夫曰卒。注卒猶終也。

疏白虎通大夫曰卒精熠終也卒之爲言終於國也。

傳士曰不祿。注不祿無祿也皆所以別尊卑也。

疏白虎通士曰不祿不終君之祿也祿之爲言消也身消名彰漢戴聖石渠禮議聞人通漢問云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夫士或曰卒死皆不能明戴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祿既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不祿言卒何也聖又曰夫尸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不言不祿者通貴賤之義也通漢對曰尸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祿者諱辭也孝子諱死曰卒。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傳世卿非禮也。注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弒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

疏白虎通大夫不世位何股肱之臣任事者也爲其專權擅勢傾覆國家又曰孫首也庸不任輔政防塞賢故不世位故春秋公羊傳曰譏世卿世卿非禮也異義公羊穀梁說卿士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專政犯君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也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死子

得食其故采地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後漢書樂恢傳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祿春秋以戒聖人懇惻不虛言也注公羊傳譏世卿也

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注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儐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

疏喪大記喪有無後無無主疏喪有無後無無主者釋所以必使人攝及其衰抱幼之義無後則已自絕嗣無闕於人故可無後也若無主則相對賓有闕故曰鄰里尹主之無得無主也穀梁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於天子之崩爲魯主故隱而卒之

秋武氏子來求賻

傳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注禮本爲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致哀而已不當求求則皇皇傷孝子之心

疏孟子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趙岐注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禮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爲悅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注不言薨者春秋王魯死當有王文聖人之爲文辭孫順不可言崩故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

疏越絕書卒者闔廬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稱不祿闔廬諸侯也不稱薨而稱卒者何

也。當此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政。疆者爲君。南夷與北夷交爭。中國不絕如線矣。臣弒君。子弒父。天下莫能禁止。於是孔子作春秋。方据魯以王。故諸侯死皆稱卒。不稱薨。避魯之諱也。雜記疏。按異義。今春秋公羊傳。諸侯曰薨。赴於鄰國。亦當稱薨。經書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魯。故稱卒以下魯。

癸未。葬宋繆公。

注。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孔子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疏。注禮天子至外姻至。白虎通。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何。尊卑有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必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必至。所以愼終重喪也。左傳注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同盟。同在方岳之盟。三月者。古者行役不踰時。疏。諸侯以下不言畢至者。有來有否。不必盡來。王制注。尊者疏。卑者速疏。大夫三月者。除死月爲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爲三月。正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

疏。注孔子曰至故也。白虎通。所以於北方何。就陰也。檀弓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孔子卒。以所受魯君之璜玉。葬魯城北。

夏。公及宋公遇於清。四年

傳。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注。古者有遇禮。爲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於塗。近者爲主。遠

考爲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當春秋時出入無度禍亂姦宄多在不虞無故卒然相要小人將以生心故重而書之所以防禍原也

疏王制疏故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愼謹按公羊說虞夏制異義朝名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許愼按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於海知其朝覲宗遇之禮從周禮說鄭駁之云此皆有似不爲古昔按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朝通名曲禮天子當依而立注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

疏按宗伯冬曰遇鄭注遇猶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又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疏若今未至前所期之日及非所期之地而忽相見則並用遇禮相接故曰遇也所以爾者遇禮易略既期未至故用簡易禮也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傳弑隱公於鍾巫之祭焉注巫者事鬼神禱解以治病請福者也男曰覡女曰巫傳道此者以起淫祀之無福

疏注男曰覡女曰巫周禮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注招招福也女巫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冢人疏男

子陽。有兩稱。名巫。名覡。女子。陰也。不變。直名巫。無覡稱。

疏。注起淫祀之無福。白虎通。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祖。曲禮曰。天地四時山川五祀。歲徧。諸侯方祀山川五祀。歲徧。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非所當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秋。衛師入盛。五年

注。二千五百人稱師。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

疏。白虎通。國有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也。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詩云。周王於邁。六師及之。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爲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爲師。師爲一軍。六師萬五千人也。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十人必死。百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爲不足。故復加五千人。因法月數。月者、羣陰之長也。十二月。足以窮盡陰陽。備物成功。萬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義。致天下太平也。夏官大司馬疏。故春秋之兵。雖有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云六師。卽六軍也。然軍旅卒兩。皆衆名。獨舉師者。故易師彖云。師貞丈人吉。无咎。軍二千五百人爲師。丈之言。長也。以法度爲人之長。故吉无咎。謂天子諸侯而主軍。軍將皆命卿。天子六軍兵衆之名移矣。正言師者。出兵而多。以軍爲名。次以師名。少旅爲名。言師、舉中言之也。由此言之。故以師爲大名。

九月考仲子之宮。

傳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注考、成也。成仲子之宮廟而祭之。所以居其鬼神。猶生人入宮室。必有飲食之事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特廟而祭之。禮妾廟子死則廢矣。不言立者。得變禮也。

疏注考成也。服虔左氏傳解誼。宮廟初成祭之名爲攷。將納仲子之主。故考成以致其五祀之神以堅之。孫毓毛詩異同評。斯干。宣王考室也。箋宣王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祀先祖。大戴禮。成廟。釁之以羊。君元服立於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元服。宗人曰。請令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八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乃降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郟室。割雞於室中。有司亦北面也。既事。宗人告事畢。皆退。反命於君。君寢門中南向。宗人曰。釁某廟事畢。君曰諾。宗人請就燕。君揖之。乃退。

疏注不就惠公至祭之。漢書韋元成傳。元帝永光五年。韋元成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册府元龜。宋臧燾初仕晉。孝武太元中。爲國學助教。孝武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爲宜配食中宗。燾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言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也。

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義同陽秋。惟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廟。又衞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廟二廟無配故耳。又漢世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義。近慕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稱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固哲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宋書禮志虞龢議。以爲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適。是以猶考別宮。而公子主其祀。

疏。注禮妾廟至禮也。喪服小記。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疏。妾祔於妾祖姑者。言妾死。亦祔夫祖之妾也。亡則中一以上而祔者。亡、無也。中、間也。若夫祖無妾。則又間曾祖而祔高祖之妾也。祔必以其昭穆者。解所以祖無妾。不祔曾祖。而祔高祖之義也。凡祔。必使昭穆同。曾祖非夫同列也。然此下云妾母不世祭於孫。否則妾無廟。今乃云祔及高祖者。當爲壇祔之耳。匡衡告毀廟曰。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可以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曾祖嚴父之義。

初獻六羽。

注。佾者、列也。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法八風。六人爲列。六六三十六人。法六律。四人爲列。四四十六

人。法四時。

疏。白虎通。天子八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也。樂者、陽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時也。八風六律者。天氣也。助天地成萬物者也。亦猶樂。所以順氣變化萬民。成其性命也。故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爲行。諸侯四四爲行。蔡邕月令章句。天子省風以作樂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佾、列也。每佾八人。每服冕而執戚。

傳。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

疏。五經異義。王者已有州伯。所以復設二伯何。欲使絀職也。三歲一閏。天道小備。故二伯絀職也。何以爲二伯乎。曰以三公在外稱伯。東西分爲二。所以稱伯何。欲抑之也。三公。臣之最尊者也。又以王命行天下。爲其威。故抑之也。明有所屈伯也。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職、主也。是伯分主東西者。

注。禮司馬主兵。司徒主教。司空主土。

疏。白虎通。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天者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爲謀除害也。所以全其生。衛其養也。故兵稱天。冠賊猛獸。皆爲除害者所主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司馬主兵。不言兵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爲。行兵用焉。不以傷害爲文。故言馬也。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衆也。重民衆。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主之。何況於實。以微見著。

注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舞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

疏注不言至文樂劉向五經通義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尙其德也以文得之先文樂持羽旄而舞以武得之先武樂持朱干玉戚而舞所以增威武也戚斧干楯也玉取其德干取其仁明當尙德行仁以斷斬也

疏注羽者至疾也樂師有羽舞鄭司農云羽舞者析羽宗廟以羽樂記德莫如文羽籥象焉五經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毛詩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大鳥羽

注凡人之從上教也皆始於音音正則行正

疏黃佐樂典河間獻王樂記古之爲樂也本於詩今之爲詩也沿乎樂樂之典教不可復已故禮慝而樂淫樂節則禮禮和則樂樂節則禮是以容得其正焉禮和則樂是以心得其平焉斯須不違正樂則夷鄭之音無自入也以此修德學道音正而行正矣

注故聞宮聲則使人溫雅而廣大聞商聲則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聲則使人惻隱而好仁聞徵聲則使人整齊而好禮聞羽聲則使人樂養而好施所以感蕩血脉通流精神存甯正性

疏五經通義湯作護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邯鄲綽五經析疑聞角聲無不惻隱而慈者聞商聲無不斷割而無事者

注。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禮樂宜於今者用之。堯曰大章。舜曰簫韶。夏曰大夏。殷曰大護。周曰大武。各取其時民所樂者名之。堯時民樂其道章明也。舜時民樂其修紹堯道也。夏時民樂大其三聖相承也。殷時民樂大其護已也。周時民樂其伐紂也。蓋異號而同意。異歌而同歸。

疏。注魯詩至琴瑟。白虎通。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王者所以日四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順。有徹樂之法焉。所以明至尊。著法戒也。又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

疏。注王者至同歸。春秋元命包。王者不空作樂。樂者。和盈於內。動發於外。應其發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始。樂於已爲本。舜之時、民樂其紹堯業。故樂名韶。韶者、紹也。禹之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樂名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樂名大護。護者、救也。武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故樂名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所同樂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諸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

疏。注叔姬者至國也。白虎通。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也。男長女幼者何。陽道舒。陰道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盈。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故禮

內則曰。男三十壯。有室。女二十壯。而嫁。七、歲之陽也。八、歲之陰也。七八十五。陰陽之數備。有相偶之志。故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禮之稱字。陰繫於陽。所以專一之節也。陽尊無所繫。二十五繫者。就陰節也。陽舒而陰促。三十數三終。奇、陽節也。二十數再終。偶、陰節也。陽小成於陰。大成於陽。故二十而冠。三十而娶。陰小成於陽。大成於陰。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也。又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詩云。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

疏注婦人至君子。尚書大傳文。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注。古者諸侯朝龍朝聘。爲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

疏。白虎通。諸侯相朝聘何。爲相尊敬也。故諸侯朝聘。天子無恙。法度得無變更。所以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聘禮至於朝。主人曰。不忝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注。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注。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太廟。所以尊王命。歸美於先君。不敢

以己當之。

疏王制疏其天子亦有使大夫聘諸侯之禮。故大行人云。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間年一聘。以至十一歲。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間問以諭諸侯之志。許慎謹按、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鄭無駁。與許慎同也。

傳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注小序瞻邛、凡伯刺幽王也。箋云。凡伯。天子大夫也。正義曰。凡國伯爵。禮。侯伯入王朝。則爲卿。故板箋以凡伯爲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總稱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八年

傳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注有事者。巡守祭天告至之禮也。當沐浴潔齋以致其敬。故謂之湯沐邑也。所以尊待諸侯而共其費也。禮。四井爲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共稾穀而已。王者所以必巡守者。天下雖平。自不親見。猶恐遠方獨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絀陟。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嶽。足以知四方之政而已。尚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遂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

於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格於禰祖用特是也。

疏注有事至禮也。王制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注柴、祭天告至也。疏謂燔柴以祭上天而告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所祭之次則蒼帝靈威仰。

疏注故謂至邑也。五經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

疏注禮四井至二里。小司徒四井爲邑。注四井爲邑、方二里。白虎通所以分陝者是國中也若言面八百四十國矣。

疏注王者所以至黜陟。白虎通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爲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必親自行之敬謹重民之至也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歷叶時月皆爲民也尚書曰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尚書大傳曰見諸侯問百年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改衣服制度爲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尚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又所以不歲巡守何爲太煩也過五年爲太疎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狩三年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

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主黜陟

疏注五年至而已王制天子五年巡守注五年者虞夏之制也

疏注歲二月至岱宗馬傳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詩含神霧五嶽視三公岱宗爲之長五經通義泰山五嶽之東嶽也爲兗州鎮一曰岱宗言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於岱宗也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也言爲羣岳之長也一名天孫言爲天帝孫也

疏注協時月正日書鄭注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缺誤其節氣晦朔恐諸侯有不同故因巡守而合正之

疏注同律度量衡漢書律志云虞書曰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仲呂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車則見其倚於衡

也

疏注歸格於禰祖用特王制歸格於祖禰用特注格至也特特牛也祖下及禰皆一牛孔叢子巡守歸反舍於外次三日齋親於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白虎通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也事死如事生尚書歸格於祖禰十三經校勘記段氏玉裁按作藝乃淺人用古文尚書改之也何所据者今文尚書按馬傳作藝祖藝訓作禰何注竟作禰從今文也

八月葬蔡宣公

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注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至葬者有常月可知不赴告天子故自從蔡臣子辭稱公

疏白虎通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賵之禮故春秋傳曰蔡侯考父卒傳曰卒赴而葬不告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傳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注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太廟與聘同義

疏春秋繁露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義也

春秋公羊禮疏卷二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注。卽者。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

疏。顧命。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傳。王及羣臣。皆吉服。用西階升。不敢當主。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康王之誥。王釋冕。反喪服。白虎通。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王者既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授銅瑁。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李延壽南史。沈文阿傳。及文帝卽位。尅日謁廟。尚書左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人物推移。質文殊軌。聖賢因權而立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千人無君。不敗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盡社稷之艱難。逮乎末業縱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兵。或踰月卽尊。或崩日稱詔。此

皆有爲而爲之。非無心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仰哀於纁紱之重。猶未序於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廟還而御太極前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卽周康王在朝一二臣衞者也。蕭子顯南齊書禮志。永泰元年。有司議應廟見否。尙書令徐孝嗣議。嗣君卽位。竝無廟見之文。蓍支纂業。乃有虔謁之禮。左丞蕭琛議。竊見祗見厥祖。義著商書。朝於武宮。事光晉策。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天。而不虔覲祖宗。格於太室。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鄭注云。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於廟也。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體適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漢由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東都四帝。則昭成哀和順五君。並皆謁廟。文在漢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載謁事。或是偶有闕文。理無異說。馬端臨文獻通考。按古者宗廟之祭。有正祭。有告祭。皆人主親行其禮。正祭則時享禘祫是也。告祭則國有大事。告於宗廟是也。如卽位而告廟。則自舜禹受終。以至太甲之見祖。成王之見廟。皆是也。雖西漢時。人主嗣位。亦必有見高廟之禮。而自唐以來。則人主未嘗躬謁宗廟致祭。祭以告嗣位。宋朝唯孝光宗以親受禪。特行此禮。而其他、則皆以喪三年不祭之說爲拘。不復舉行此禮。然自以日易月之說既定。諒闇之禮廢久矣。何獨於告祭一事。以爲不可行乎。

鄭伯以璧假許田。

傳。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注。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緣臣

子之心。莫不欲朝朝莫夕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卽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

疏。魯朝宿至邑焉。王制。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注。給齋戒自潔淸之用浴用湯沐用。潘疏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疏。注時朝至一時。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愼謹按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制。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注。父者、字也。禮。臣死君。字之。

疏。曲禮疏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曰。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旣沒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謹按。此文左氏說同於公羊。注。而許氏以爲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未詳所據。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

注。郜本所以有大鼎者。周家以世孝天瑞之鼎。以助享祭。諸侯有世孝者。天子亦作鼎以賜之。

疏。漢書郊祀志。是時。美陽得鼎。獻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於后稷。后稷封

於鼎公劉發迹於豳大王建國於郊梁文武興於酆鎬由此言之則郊梁酆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藏今鼎出於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鬱旂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於宮廟也

注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

疏孟子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荀爽九家易解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三足以象三台足上皆作鼻以爲飾也羊鼎五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大夫以銅豕鼎三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以白金大夫銅士鐵三鼎形同

戊申納于太廟

注周公稱太廟所以必有廟者緣生時有宮室也孝子三年喪畢思念其親故爲之立宗廟以鬼享之廟之爲言貌也思慕儀貌而爭之故曰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慨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孝子之至也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

疏注周公稱太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注周公曰太廟魯公曰世室羣公稱宮

疏注廟之爲言貌也曰虎通王者所以立宗廟何曰生死殊路故敬鬼神而遠之緣生以事死敬亡若

事存。故欲立宗廟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孝繼養也。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居也。

疏。注質家至尊尊。五經通義。王社籍田。中爲千畝。報功也。文家右社稷。左宗廟。何文家据地而王。地道長久。得事宗廟。以有社稷。故右之。質家左社稷。右宗廟。社皆有壇者。飾也。通典注小宗伯云。左宗廟。右社稷。鄭元曰。庫門內。雉門外也。周代文。尙尊尊。故在右也。按公羊魯桓公二年。取郜大鼎納於太廟。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尙親親。文家右社稷。尙尊尊。是

秋。七月。紀侯來朝。

注。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月者。明當尊而不臣。所以廣孝敬。蓋以爲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也。

疏。白虎通。王者之取。必先選於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於渭。明王者必取大國也。春秋曰。紀侯來朝。紀子以嫁女於天子。故增爵稱侯。至數十年之間。紀侯無他功。但以子爲天王后。故爵稱侯。知雖小國者。必封以大國。明其尊所不臣也。王者娶及庶邦者何。開天下之善。示不遺賢也。故春秋曰。紀侯來朝。文加爲侯。明封之也。先封之。明不與庶邦交禮也。漢書王莽傳。信鄉侯佟上言。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褒紀子稱侯。安漢公國未稱古制。事下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佟言應禮。可許。

夏。齊侯衞侯胥命于蒲。三年

傳。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注。胥、相也。時盟不歃血。但以命相誓。善其近正。似於古而不相背。故書以撥亂也。

疏。爾雅曰。胥、相也。注。公羊傳曰。胥盟者何。相盟也。荀子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春秋繁露。春秋紀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貴信。結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故曰齊侯衞侯胥命於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曲禮。約信曰誓。涖牲曰盟。注。涖、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誓之辭。尙書見有六篇。疏。約信曰誓者。亦諸侯事也。約信。以其不能自和好。故用言辭。共相約束。以爲信也。若用言相約束以相見。則用誓禮。故曰誓也。鄭注司寇云。約、言語之約束也。涖牲曰盟者。亦諸侯事也。涖、臨也。臨牲者。盟所用也。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若約束而臨牲。則用盟禮。故云涖牲曰盟也。異義云。禮約盟不今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詛盟非禮。古春秋左氏云。周禮有司盟之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曰。凡國有疑。盟詛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許君謹按。從左氏說。以太平之時。有盟詛之禮。鄭氏不駁。從許愼義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傳。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注。禮。送女。父母不下堂。姑姊妹不出門。

疏。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注。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在祭門之外。白虎通。父誡於阼階。母誡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去不辭。誡不諾者。蓋恥之重去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傳。冬曰狩。注。狩、獮獸也。

疏。惠氏棟九經古義。搏獸於敖。水經注引云。薄狩於敖。東京賦同。徐堅初學記引作搏狩。按狩、本古獸字。故鄭箋云。田獵搏獸也。何休公羊注云。狩、獮獸也。

注。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

疏。王制疏。何休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元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於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具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注。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說苑。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豢牢。

傳。諸侯曷爲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注。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髀。

中心死疾鮮潔故乾而豆之中薦於宗廟豆、祭器名狀如鐙天子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卿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士二二者第二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髀遠心死難故以爲賓客充備也庖、廚也三者第三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髀中腸胃汚泡死遲故以充君之庖廚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己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

疏諸侯至之庖周易王用三驅馬融曰三驅者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

疏注豆祭器名狀如鐙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注豆、禮器也鐙、即膏登也疏周禮旗人爲豆實三而成穀崇尺鄭注云崇、高也豆實四升又祭統云大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鄭注云校、豆中央直者也鐙、豆下跗也又禮圖云口圓徑尺黑漆飾中朱大夫以上畫以雲氣諸侯以象天子以玉皆謂飾其豆口也史游急就章鐙所以盛膏夜然燎者也其形若杅而中施釭有柎者曰鐙無柎者曰錠柎謂下施足也

疏注已有至除害尚書大傳文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注天子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繫官者、卑不得專官事也梠伯者上敬老也上敬老則民益孝上尊齒

則民益弟。是以王者以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食之於辟雍。天子親袒而割牲。執醬而餽。執爵而酳。冕而總干。率民之至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有五。貴有德。爲其近於道也。貴臣、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父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弟也。禮君於臣而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經曰王札子是也。詩曰王謂叔父是也。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肸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

疏。注天子至且字。說文。且、所以薦也。張揖廣雅。且、借也。曲禮有天王某甫。鄭注。某甫、且字也。疏音義隱云。且、假借此字也。雜記疏。檀弓云。五十以伯仲。是正字二十之時曰某甫。是且字言且爲之立字。

疏。注是以王者至五更。白虎通。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陳孝弟之德以示天下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天子臨辟雝。親袒割牲。以養三老。尊三老者。父象也。謁者奉几杖。授安車輭輪。供綏執授。兄事五更。寵接禮交。加客謙敬順頒也。禮記祭義曰。祀於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享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不正言父兄。言老更者何。老者、壽考也。欲言其所令者多也。更者、更也。所更歷者衆也。卽如是。不但言老。言三何、欲言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言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既已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

疏。注禮君至是也。白虎通。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

尊而不名也。尙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共成先祖功德之加於百姓者也。春秋單伯不言名。傳曰。吾大夫之命於天子者也。盛德之士不名。尊賢也。春秋曰。公弟叔肸。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已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札子何。長庶之稱也。不名盛德之士者。不可屈以爵祿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五年

注。禮。七十懸車致仕。

疏。白虎通。臣年七十。懸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爲職。七十。陽道極。耳目不聰明。跂踦之屬。是以退老去避賢者。所以長廉遠恥也。懸車。示不用也。

秋。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

傳。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

疏。伯兮箋。衞宣公之時。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代鄭。正義曰。公羊傳曰。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鄭答臨碩引公羊之文。言諸侯不得專征伐。有從天子及霸者之禮。

大雩。

傳。大雩者何。旱祭也。注。雩、旱請雨祭名。不解大者。祭言大雩。大旱可知也。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

之雩。不地者。常地也。

疏。注雩、旱、請雨祭名。爾雅曰。舞號雩也。陸德明釋文。音于。祭名。周禮。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注。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女巫旱暵則舞雩。注。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疏。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國風周南。小雅鹿鳴、燕禮鄉飲酒。大射之歌焉。然則雲漢之篇。亦大旱之歌。祭法。雩、宗祭水旱也。月令。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注。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爲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爲壇於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韜鞞至柷敔皆作。曰盛樂。凡它雩。用歌舞而已。

疏。注皆親至倡與。尸子。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依身纓白茅。以身代牲。禱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女謁盛與。宮室崇與。

疏。注使童至之雩。王充論衡。曾晳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咏而饋。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歌也。咏而饋。咏歌饋祭也。歌。咏而祭也。

疏。注不地至地也。酈道元水經注。雩門南隔水有壇。曾點所謂風乎舞雩。卽其處也。通典注阮諶云。壇

在巳地。按得衛宏漢儀稱魯人爲雩壇。在城東南。諸儒所說。皆云壇而又作墠。又論語。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衛宏所說。魯城東南。舊跡猶存焉。

注。日食猶不省文者。與大水同禮。

疏。白虎通。日食必鼓之何。陰侵陽也。鼓用牲於社。社者、衆陰之主。以朱絲營之。鳴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曰。日食、鼓用牲於社。春秋繁露。大雨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脅之。爲其不義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

注。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八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

疏。聘禮。若過邦至於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於朝日。請帥。奠幣。注。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爲家。不敢質徑也。將、猶奉也。帥、猶道也。請道巳道路所當由。

秋。八月。壬午。大閱。

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注。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罕、希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不地者。常地也。

疏。注。大閱至稀也。大宗伯。大田之禮。簡衆也。注。古者因習兵。簡其車徒之數。

疏。注孔子至棄之。漢書刑法志。魯成公作邱甲。哀公用田賦搜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弊。無伏節死難之誼。孔子傷之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師古曰。非其不素習也。

疏。注不地者常地也。周禮大司馬注。天子諸侯蒐狩有常。至其常處。

九月丁卯。子同生。

注。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各取其所見日也。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寢門外。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明當有天地四方之事。三月。君名之。大夫負朝於廟。以名徧告之。

疏。內則。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桑弧蓬矢。本太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疏。蓬是禦亂之草。桑。桑木之本。新書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爲王太子。懸弧之禮義。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牲以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也。秋木也。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彘。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高射。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餘各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說苑。弧之爲言。豫也。豫、吾意也。故古者子生

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白虎通。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有其變。人生三月。目瞚亦能咳笑。與人相更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於祖廟。於祖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爲宗祖主也。一說。名之於燕寢。名者、幼小卑賤之稱也。質略。故於燕寢。禮內則曰。子生。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立於阼階西南。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適子執其右手。庶子撫其首。君曰。欽有帥。夫人曰。記有成。告於四竟。四竟者、所以遏絕萌芽。禁備未然。故曾子問曰。世子生三月。以名告於祖禰。內則記曰。以名告於山川社稷四竟。天子太子。使士負之於南郊。以桑弧蓬矢六射者。何也。此男子之事也。故先表其事。然後食其祿。必桑弧何。桑者。相逢接之道也。保傅曰。太子生。舉之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委之郊。見於天。韓詩內傳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於天地四方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注。征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進。火之盛炎。水之盛衝。雖欲服罪。不可復禁。故疾其暴而不仁也。

疏。司馬法。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墻屋。淮南子。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則舉兵而臨其竟。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木。毋抉墳墓。毋刈五穀。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傳春曰祠注薦上韭卵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別死生

疏爾雅春祭曰祠春秋繁露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又豆實韭也春之所始生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可也

傳夏曰礿注薦尙麥魚麥始熟可礿故曰礿

疏爾雅夏祭曰礿春秋繁露礿者以四月食麥也又尊實麵也夏之受初也夏約故曰礿貴所初汋也

傳秋曰嘗注薦尙黍肫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

疏爾雅秋祭曰嘗春秋繁露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又機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先成故曰嘗嘗言甘也

傳冬曰烝注薦尙稻鴈烝衆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蒸

疏爾雅冬祭曰烝春秋繁露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又敦實稻也冬之所畢熟也畢熟故曰烝烝之言衆也冬之物成者衆

注無牲而祭謂之薦

疏范寧穀梁注無牲而祭曰薦薦而加牲曰祭禮各異也蔡邕獨斷薦考妣於適寢之所祭春薦韭卵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鴈制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通典魏初高堂隆云按舊典天子諸侯

月有祭事。其孟。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牲也。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鴈可也。皆有黍稷。禮器曰。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羔豚。則薦新之禮也。太牢。則時祭之禮也。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之四月。則夏之二月也。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仲夏之月。天子乃嘗魚。咸薦之寢廟。此則仲月季月薦新之禮也。注。蜀譙周禮祭集志曰。天子之廟。始祖及高曾祖考。皆月朔薦以象平生之朔食也。謂之月祭。祧之廟無月祭也。凡五穀成熟。珍物新成。天子以薦宗廟。禮。未薦。不敢食新。孝敬之道也。其月朔薦及臘。薦新皆奠。無尸。故羣廟皆一朝之間祭畢。

注。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祭於室。求之於幽。祭於堂。求之於明。祭於祊。求之於遠。皆孝子博求之意也。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差也。

疏。注。天子至再薦。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犆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又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有田者。既祭又薦新。

疏。注。祭於室至差也。爾雅。廟門謂之祊。禮器。設祭於堂。爲祊乎外。注。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郊特牲。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於祊。尚曰求諸遠者。與祊之爲言。倞也。疏。凡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祭。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於祊。注云。祊。門內平生待賓

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祊、是求神之名。繹、是接尸之稱。求神在室。接尸在堂。有司徹上大夫賓尸。坐尸侑於堂。酌而獻尸。卿大夫賓尸禮略。不設祭於室。又不在廟門。異於君也。

注。殷人先求諸明。周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

疏。大宗伯注。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熟。疏。殷人先求諸陽。謂未灌先合樂。周人先求諸陰。謂未合樂先灌。

注。禮。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

疏。禮器是故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正義。君子大夫以士大夫常祭少牢遣奠及卒哭祔。用太牢。故祭用大牢而謂之禮也。曾子。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特牲、豕曰饋食。阮尚書元注釋。此諸侯大夫士宗廟之祭也。太牢者。牛羊豕三牲。舉牛以該羊豕。少牢者。羊豕二牲。舉羊以該豕。士祭惟豕。故曰特牲也。饋食者。饋、孰也。大夫少牢亦饋食。茲徒言士饋食者。大夫既舉少牢。略言饋食也。天子之大夫祭。如諸侯。用太牢。天子之士祭。如大夫。用少牢。

注。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

疏。儀禮少牢饋食禮。鄭注目錄。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羊豕曰少牢。特牲饋食禮注目錄。

特牲饋食之禮。謂諸侯之士。以歲時祭其祖禰之禮。疏曲禮云。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彼天子大夫士。此儀禮特牲少牢。故知是諸侯大夫士也。

注。夫婦齋戒沐浴。盛服君牽牲。夫人奠酒。君親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濟濟乎致其敬也。愉愉乎盡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文王之祭。事死如事生。孝子之至也。

疏。禮運疏祭日之旦。王服衮冕而入。尸亦衮冕。祝在後侑之。王不出迎尸。故祭統云。君不迎尸。所以別嫌也。尸入室。乃作樂降神。故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爲宮。九變而致人鬼是也。乃灌。故書云。王入太室。祼、當灌之時。衆尸皆同在太廟中。依次而灌。所灌鬱鬯。小宰注云。尸祭之。啐之奠之。是爲一獻也。王乃出迎牲。后從灌。二獻也。迎牲而入。至於庭。故禮器云納牲詔於庭。王親執鸞刀。啓其毛而祝。以血毛告於室。故禮器云血毛詔於室。凡牲則廟各別牢。故公羊傳云。周公白牡。魯公騂剛。按逸禮云。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於是行朝踐之事。尸出於室。太祖之尸。坐於戶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相對坐。主各在其右。故鄭注祭統云。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祝乃取牲膟膋。燎於爐炭。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薦於主前。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是也。王乃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所謂制祭。次乃升牲首於室中。置於北墉下。后薦朝事之豆籩。乃薦腥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卽此。禮運薦其血毛腥其俎是也。王乃以玉爵酌著尊。泛齊以獻尸。三獻也。后又以玉

爵酌著奠。醴齊以亞獻。四獻也。乃退而合亨。至薦熟之時。陳於堂。故禮器云。設饌於堂。乃後延主人室。太祖東面。昭在南面。穆在北面。徙堂上之饌於室內。坐前祝以斝爵酌奠於饌南。故郊特牲注云。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卽此之謂也。旣奠之後。又取腸間脂焫蕭合馨。薌。特牲注云。奠謂薦熟時當此大合樂也。自此以前。謂之接祭。乃迎尸入室。舉此奠斝。主人拜以妥尸。故郊特牲云。舉斝角拜妥尸是也。后薦饋獻之豆籩。王乃以玉爵酌壺尊。盎齊以獻尸。爲五獻也。后又以玉爵酌壺尊。醴齊以獻尸。是六獻也。於是尸食十五飯訖。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泛齊以酳尸。爲七獻也。故鄭云。變朝踐云朝獻。尊相因也。朝獻。謂此王酳尸。因朝踐之尊也。后乃薦加豆籩。尸酌酢主人。主人受嘏。王所以獻諸侯。於是后以瑤爵因酌饋食壺尊。醍齊以饋尸。爲八獻也。鄭注司尊彝云。變再獻爲饋獻者。亦尊相因也。再獻。謂后酳尸。饋獻。謂饋食時后之獻也。於是王乃以瑤爵獻卿也。諸侯爲賓者。以瑤爵酌壺尊。醍齊以獻尸。爲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

注。四者。四時祭也。疏數之節。靡所折中。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感四物而思親也。

疏。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注。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

注。祭必於夏之孟月者。取其見新物之月也。

疏。晏子春秋。天子以下至士。祭以首時。王制注。祭以首時。薦以仲月。

注士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蓋思念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疏特牲饋食注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疏鄭云時至事暇可以祭者若祭時至有事不得暇則不可以私廢公故也若大夫以上尊時至唯有喪故不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論語孔子云吾不與祭注云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同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傳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注明子尊不加於父母

疏白虎通春秋世紀季姜歸於京師父母之於子雖爲王后尊不加於父母通典後漢獻帝皇后父屯騎校尉不其亭侯伏完朝賀公庭完拜如衆臣及皇后往離宮后拜如子禮三公大臣議或以爲皇后天下之母也完雖后父不可令后獨拜私朝或以爲當交拜也令后存人子之道完不廢人臣之儀又子尊不加於父母雖曰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欲令完猶行父法后專奉子禮公私之朝后當獨拜或以爲皇后至尊父亦至親交拜則父子無別完拜則傷子道后拜則損至尊欲令公朝者完拜如衆臣於公宮后拜如子不知四者何是正禮鄭元議曰四者不同抑有由焉天子所不臣者三其一后之父母也天子尚不臣者況於后乎春秋魯隱公二年紀履緰來逆女冬伯姬歸於紀又桓公八年祭公來遂

逆王后於紀。九年。紀季姜歸於京師。或言逆王后。蓋義有所見也。女雖嫁於鄰國。夫人其尊無以加於父母。嫁於天子者。此雖紀女。或言曰王后明當時之尊。得加父母也。紀季姜歸於京師。更稱其字者。得行禮而戒之。其尊安可加父母耳。今不其亭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適離宮及歸寧父母。宜從子禮。丞相徵事邴吉駮曰。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明王之章。先陳事父之孝。女子子出。一降其父母。婦人外成。不能二統耳。春秋左氏傳曰。紀履緰來逆女。列國尊同逆者。謙不敢自成。故以在父母之辭言之。禮敵必三讓之義也。祭公逆王后於紀者。至尊以無外。辭無所屈。成言曰王后。紀季姜歸於京師。尊已成。稱紀姜。從禮子尊。不加於父母之明文也。如皇后於公庭。官僚之中。令父獨拜。違古之道。斯義何施。漢高五日一朝太上皇。家令譏子道不盡。欲微感之。令太上皇擁彗卻行。稱臣。雖去聖久遠。禮文闕然。然父子之義。五品之常。不易之道。寧爲公私易節。公庭則爲臣。在家則爲父。是違禮而無常也。禮言子事父。無貴賤。又云。子不爵父。晉殷融爲太常。穆帝卽位幼冲。褚太后臨朝。時議后父褚裒進見之典。蔡謨王彪之並以虞舜漢高祖猶執子道。況后乎。王者父無拜禮。尚書八座議。以爲純子。則王道缺。純臣。則孝道虧。謂公庭如臣。私覲則嚴父爲允。融議依鄭元衞將軍褒在公庭則書臣敬。太后歸寧之日。自如家人之禮。太后詔曰。典禮誠所未詳。如新奏。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詳之。征西將軍翼南仲謝尚義。爲父尊於一家。君敬重於天下。鄭元義合情禮之中。太后從之。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注。時曹伯年老有疾。使世子行聘禮。恐卑、故使自代朝。雖非禮。有尊厚魯之心。

疏。周禮典命。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注。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

鄭忽出奔衛。十年

注。名者、緣君薨有降。既葬名義也。

疏。白虎通。父沒稱子某者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卽尊之漸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十四年

傳。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委、積也。御者、謂御用於宗廟。廩者、釋治穀名。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躬行孝道。以先天下。

疏。御廩者何。至藏也。明堂位。米廩有虞氏之庠也。注。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今藏粢盛之委焉。疏。委、謂委積。言魯家於此學中。藏此粢盛委積。

疏。注。黍稷至曰盛。周禮甸師注。齍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穀者、稷爲長。以名云。

疏。注。廩者釋治穀名。廣雅。廩、治也。

疏。注。禮天子至百畝。雷次宗五經要義。天子藉田以供上帝之粢盛。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藉、蹈也。

言親自蹈履於田而耕之。漢舊儀曰。春始東耕於藉田。官祀先農。白虎通。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新唐書禮志。給事中孔穎達議曰。禮。天子藉田於南郊。諸侯於東郊。晉武帝猶於東兩。今帝社乃東壇。未合於古。太宗曰。書稱平秩東作。而青輅黛耜。順春氣也。吾方位少陽。田宜於東郊。乃耕於東郊。疏。注后夫人至天下。白虎通。桑於西郊何。西方少陰。女功所成。祭義疏。后太陰。故北夫人少陰。故合西郊。晉書禮志。於是蠶於西郊。蓋與藉田對其方也。隋書禮志。周禮。王后蠶於北郊。而漢法。皇后蠶於東郊。魏遵周禮。蠶於北郊。吳韋昭制西蠶頌。則孫氏亦有其禮矣。晉太康六年。武帝楊皇后蠶於西郊。依漢故事。江左至宋孝武大明四年。始於臺城西白石里爲西蠶。設兆域。置大殿七間。又立蠶觀。自是有其禮。

乙亥嘗。

注。當廢一時祭。自責以奉天災也。

疏。伏虔解諠。魯以壬申天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爲恐。晉書禮志。蔡謨議。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既退。尤追懼不已。故廢宗廟之祭。

十有一月。衞侯朔出奔齊。年十六

傳。見使守衞朔。注。朔、十二月朔政事也。月所以朝廟告朔是也。

疏。周禮。太史頒國朔於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玉藻。元端

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又以皮弁聽朔於大廟。注。皮弁、下天子也。三禮義宗。天子視朔之服。諸侯受朔於天子。於祖廟告而行之。天子受朔於天。宜於明堂而配以祖考。

注。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

疏。爾雅。蓐謂之茲。郭注公羊傳曰。屬負茲。茲者、蓐席也。周本紀。衞康叔封布茲。注。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諸侯病曰負茲。白虎通。天子疾稱不豫。諸侯稱負子。大夫稱負薪。士稱犬馬。不豫者。不復豫政也。負子者。諸侯子民。今不復子之也。負薪犬馬。皆謙也。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十八年

注。桓者、謚。禮。生有爵。死有謚。所以勸善懲惡也。禮。諸侯薨。天子謚之。卿大夫受謚於君。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蓋以爲祖祭乃謚。丁酉。公之喪至自齊。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也。以公配謚者。終有臣子之辭。上葬日者。起生者之事也。且明王者。當遣使者與諸侯共會之。

疏。注桓者至惡也。大戴禮。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作謚法。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狀也。服者、位之彰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出於人。謚、愼也。以人行之始終。悉愼錄之以爲名也。白虎通。謚者、何也。謚之爲言。引也。引列行之迹也。所以進勸成德。使上務節也。故禮。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謚也。譙周古史考。禮。待葬而謚。所以尊名也。其行善惡惡爲謚。所以勉爲善也。

疏。注禮諸侯薨天子謚之。白虎通。諸侯薨。世子赴告於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何幼不誄長。賤不誄貴。諸侯相誄。非禮也。臣當受謚於君也。釋名。古者。諸侯薨時。天子論行以謚之。唯王者無上。故於南郊稱天以誄之。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謚其君。子謚其父。故諸侯之謚。多不以實也。

疏。注卿大夫受謚於君。周禮小喪賜謚。注小喪、卿大夫也。白虎通。卿大夫老歸死者有謚。何謚者、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謚也。

疏。注唯天子稱天以誄之。白虎通。天子崩。大臣至南郊謚之者。何。以爲人臣之義。莫不欲褒稱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故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謚之。五經通義。大臣吉服之南郊。告天還素服。稱天而謚之。曾子問注。春秋公羊說。以爲讀誄制謚之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

疏。注蓋以至是也。白虎通。士冠經曰。死而謚之。今也。所以臨葬而謚之何。因衆會、欲顯揚之也。故春秋曰。公之喪至自乾侯。昭公死於晉乾侯之地。數月歸。至急。當未有謚也。春秋曰。丁巳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明祖載而有謚也。又祖於庭。何。盡孝子之恩也。祖者、始也。始載於庭也。乘軸車。辭祖禰。故名爲祖載也。禮曰。祖於庭。葬於墓。又曰。適祖升自西階。檀弓疏。按既夕禮。啓殯之後。柩遷於祖、重先奠從。柩從升自西階。正柩於兩楹間。用夷床。鄭注云。是時柩北首。設奠於柩西。此奠。謂啓殯之奠也。質明。徹去啓奠。乃設遷祖之奠於柩西。至日側。乃卻下柩。載於階間。乘蜃車。載訖。降下。遷祖之奠。設於柩車西。當前

束。時柩猶北首。前束近北。前束者、謂棺於車。束有前後。故云前束。乃飾柩設披屬引。設去遷祖之奠。遷柩向外而爲行。始謂之祖也。

春秋公羊禮疏卷三

莊公

三月夫人孫于齊元年

注禮練祭取法存君夫人當首祭事

疏喪服小記故期而祭禮也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疏孝子之喪親應歲時之氣歲序改易隨時傷感故一期而爲練祭是孝子存親之心故云禮也

注禮飲不過三爵

疏玉藻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注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異義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爲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

夏單伯逆王姬

注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

疏。白虎通。三年一貢士者。治道三年有成也。諸侯所以貢士於天子者。進賢勸善者也。天子聘求之者。貪義也。治國之道。本在得賢。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故月令季春三月。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有貢者。復有聘者。何以爲諸侯貢士。庸才者貢其身。盛德者貢其名。及其幽隱。諸侯所遺失。天子之所昭。故聘之也。

傳。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注。諸侯與天子同姓者。

疏。白虎通。王者嫁女。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昏禮貴和。不可相答。爲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注。禮。同姓本有主。嫁女之道。必闕地於夫人之下。羣公子之上也。時魯以將嫁女於讎國。故築於外。

疏。詩。殆及公子同歸。正義曰。莊元年公羊傳說。築王姬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白虎通。春秋傳曰。築王姬館於外。明不往京師也。所以必更築館者。尊之不於路寢。路寢、本所以行政處。非婦人之居也。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故必改築於城郭之內。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注。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其財物。

疏。曲禮疏。公羊說九賜之次。與含文嘉不同。一曰加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輿馬。五曰樂則。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異人之說。故文有參差。大略同也。按何休注與孔疏不同。此公羊說。當是章句家言。

注。舉謚。明知追命死者。禮。生百善行。死當加善謚。不當復加錫。

疏。五經異義。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刑耶。春秋左氏。譏其錫纂弒之君。無譏錫死者之文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郜。

注。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

疏。雜記。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注。奔父母喪也。白虎通。婦人不出竟弔者。婦人無外事。防淫佚也。

五月。葬桓王。三年

傳。蓋改葬也。注。改、更也。改葬服輕。不當月。月者、時無非常之變。榮奢改葬爾。

疏。喪服改葬緦。注。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也。言改葬者。明棺物毀敗。故設之如葬時也。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服緦者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夫也。必服緦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緦三月而除之。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

注。牛酒曰犒。加飯羹曰饗。

疏。牛人。軍事供其犒牛。春人注。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疏。燕禮無食米。食禮無飲酒。若饗禮。有飲酒。有食米。故云饗禮兼燕與食也。淮南子高誘注。酒肉曰餉。牛羊曰犒。

三月。紀伯姬卒。

注。禮。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絕緦。天子唯女之適二王後者。諸侯唯女之爲諸侯夫人者。思得申。故卒之。

疏。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之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疏。國君絕期以下。今爲尊同。故亦不降。依嫁服大功。檀弓、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疏。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檀弓。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注。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注。以大斂而徙棺曰殯。

疏。釋名。衣尸棺曰斂。斂者、斂也。斂藏不復見也。棺、關也。關、閉也。於西壁下塗之曰殯。殯、賓也。賓客遇之。言稍遠也。

注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若存殷人殯於兩楹之閒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賓之也

疏白虎通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事有大小所供者不等也故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卿大夫三日而殯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閒周人殯於西階之上何夏后氏教以忠忠者厚也曰生吾親也死亦吾親也主人宜在阼階殷人教以敬曰死者將去又不敢客也故置之兩楹之閒賓主共夾而敬之周人教以文曰死者將去不可又得故賓客之也檀弓記曰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閒周人殯於西階

冬公及齊人狩于郜

注禮父母之讎不同戴天兄弟之讎不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

疏白虎通子得爲父報讎者臣子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不可奪也故曰父之讎不與共天下兄弟之讎不與共國朋友之讎不與同朝族人之讎不共鄰故春秋傳曰子不復讎非子

甲午祠兵八年

注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

疏宋忠世本蚩尤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漢書郊祀志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鄉齊之西竟也又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應劭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祭之

注。祠兵。壯者在前。難在後。振旅。壯者在前。復長幼。且衛後也。

疏。爾雅。出爲治兵。尙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注。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尊老在前。復常儀也。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十九年

注。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必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妒。合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

疏。儀禮疏。古者嫁女必以姪娣從。謂之媵者。媵有二種。若諸侯有二媵。外別有姪娣。是以莊公十九年。經書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鄄。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女弟也。諸侯夫人自有姪娣。幷二媵各有姪娣。則九女是媵與姪娣別也。若大夫士無二媵。卽以姪娣爲媵。

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注。以外事不素制。不預設故云爾。

疏。聘禮。辭無常孫而說。注。孫、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辭。必順且說。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

注。時魯有夫人喪。忌省日不哭。省日本以忌吉事。不以忌凶事。故禮。哭不避子卯日。所以專孝子之思也。

疏。士喪禮。朝夕哭。不辟子卯。注。旣殯。殯後。朝夕。及哀至乃哭。不代哭也。子卯。桀紂亡日。凶事不避。吉事

闕焉。

冬。公如齊納幣。

注。納幣。卽納徵。禮曰。主人受幣。士受儷皮是也。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者。春秋質也。

疏。昏禮納徵。元纁束帛儷皮。注。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用元纁者。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周禮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爲庭實。皮、鹿皮。疏。此納徵無雁者。以有束帛爲贄故也。是以孝經鈎命決云。五禮用鴈是也。按春秋左氏。莊公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言納徵者。孔子制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指幣禮而言。周文。故以義言之。徵、成也。納此。則昏禮成。故云徵也。

注。凡昏禮。皆用鴈。取其知時候。唯納徵用元纁束帛儷皮。元纁。取其順天地也。儷皮者、鹿皮、所以重古也。

疏。白虎通。禮曰。女子十五許嫁。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以鴈爲贄。納徵用元纁。故不用鴈也。贄用鴈者。取其隨時而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是隨陽之鳥。妻從夫之義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禮。長幼有序。不相踰趣也。又昏禮。贄不用死雉。故用鴈也。納徵。元纁束帛儷皮。元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大也。儷皮者、兩皮也。以爲庭實。庭實、偶也。

夏。公如齊觀社。三年

注。社者。土地之主。祭者、報德也。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而祭之。天子用三牲。諸侯用羊豕。

疏。白虎通。不謂之土何。封土爲社。故變名謂之社。別於衆土也。又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援神契曰。仲春祈穀。仲秋獲禾。報社祭稷。祭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

秋。丹桓宮楹。

注。楹、柱也。丹之者。爲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傳言丹桓宮者。欲道天子諸侯各有制也。禮。天子斲而礱之。加密石焉。運侯斲而礱之。不加密石。大夫斲之。士首本。

疏。尚書大傳。天子之堂。其桷。天子斲其材而礱之。加密石焉。大夫達稜。士首本。注。礱、礪之也。密石、砥之也。禮器疏。禮緯含文嘉云。士首本者。士斲去木之首本。令細與尾頭相應。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注。妻事夫有四義。雞鳴。維笄而朝。君臣之禮也。三年惻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寢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可純以君臣之義責之。

疏。雞鳴傳。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正義。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

臣之嚴。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何休注。其言與列女傳亦同。然則古之書傳。有言夫人纚笄而朝君者。又士昏禮注。纚、縮髮。纚廣充幅。長六尺。笄今時簪、傳言夫人纚笄而朝。首服纚笄以朝君。白虎通。婦事夫有四禮焉。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閨閫之內。衽席之上。朋友之道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注。叚脩者。脯也。禮。婦人見舅姑。以棗栗爲贄。見女姑。以叚脩爲贄。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云乎。辭也。棗栗。取其早自謹敬。叚脩。取其斷斷自脩正。

疏。白虎通。婦人之贄。以棗栗。叚脩者。婦人無專制之義。御衆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后夫人以棗栗叚脩者。凡肉脩、陰也。又取其朝早起。栗、戰慄自正也。叚脩者。脯也。故春秋傳曰。宗婦覿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叚脩云乎。曲禮疏。脯、始也。脩、治也。棗、早也。栗、肅也。婦人有法。始至。修身早起。肅敬也。按昏禮。婦見舅以棗栗。見姑以脯脩。

注。大夫妻言宗婦者。大夫爲宗子者也。族所以有宗者。爲調族理親疎。令昭穆親疎各得其序也。故始統世世繼重者爲大宗。旁統者爲小宗。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本也。天子諸侯世以三牲養。禮有代宗之義。大夫不世。不得專宗。著言宗婦者。重教化自本始也。

疏。白虎通。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古者所以

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爲小宗。五世而遷者也。故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爲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爲其子孫。祖繼別者各自爲宗。所謂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諸侯奪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奪宗何曰。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奪宗也。喪服經曰。大夫爲宗子。不言諸侯爲宗子也。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上湊高祖。下至元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爲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

冬。戎侵曹。曹霸出奔陳。

注。禮。兵敵則戰。不敵則守。君師少。不如守。且使臣下往。

疏。孫武子云。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注。與敵勢力均停。則設伏奇計以勝之。彼衆我少。則逃於險隘之處。堅以待其隙擊之。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注。大水與日食同禮者。水亦土地所爲。雲實出於地而施於上。乃雨。歸功於天。猶臣歸美於君。

疏。春秋元命包。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任。交易變化。含吐應節。故其立字土力於乙者爲地。土無位而道在。故太乙不與化。人主不任部。地出雲起雨以從。天下動勞出於地。功歸於天。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二十七年

傳。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

疏。雜記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注謂卿大夫也。同僚將爲亂。已力不能討。不與而已。至於鄰國爲寇。則當死之也。春秋魯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傳曰。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

冬。杞伯姬來。

注。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甯。

疏。昏禮疏。婦人謂嫁曰歸。明無大故不反於家。鄭志答趙商云。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爲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夫人王后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淫亂。故父母既沒。禁其歸甯。大夫以下位卑。畏威。故許之耳。

莒慶來逆叔姬。

注。禮。大夫任重。爲越竟逆女。於政事有所損曠。故竟內乃得親迎。所以屈私赴公也。

疏。穀梁注。董仲舒曰。大夫無束脩之餽。無諸侯之交。越竟逆女。紀罪之。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注。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所以防泄慢之漸也。

疏。郊特牲疏。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禮緯文。爾雅。屏謂之樹。注。小墻當門中。疏。按天

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是屏之內。門以外。其間謂之宁。諸侯未集。天子佇立於此。設屏以蔽內外也。諸侯既集。則出至屏外。負屏而立。荀子。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白虎通。所以設屏何。所以自障也。示不極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所照見近。故內屏。

注。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爲也。四方而高曰臺。

疏。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臺。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葦。取其絜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雍。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不足以鑒視。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囿曰靈囿。稱沼曰靈沼。謹按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無以正之。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注。旗、軍幟名。各有色。與金鼓俱舉。使士卒望而爲陳者。

疏。注旗軍幟名。各有色。禮含文嘉。牙旗者。將軍所建也。旗有九名。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旃。雜帛

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黃帝出軍決曰。有所攻伐。作五采牙幢。青牙旗引住東方。赤牙旗引住南。白牙旗引住西。黑牙旗引住北。黃牙旗引住中。墨子守城之法。木爲蒼旗。火爲赤旂。薪樵爲黃旂。石爲白旂。水爲黑旂。陳氏禮書。兵法。行則持五旂。溝坑揭黃。衢路揭白。水澗揭黑。林木揭青。野火揭赤。

疏。注與金鼓俱舉。管子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住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鵲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而駕。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三十二年。

注。有攻守之器曰械。

疏。淮南子。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修戟無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連弩以射。銷車以鬬。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爲義。於今爲笑。古之所以爲榮者。今之所以爲辱也。古之所以爲治者。今之所以爲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爲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兵甲而治強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注未踰年之君禮臣下無服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示一年不二君也。

疏通典五經異義公羊說云未踰年君有子則書葬立廟無子則不書葬恩無所錄也左氏說臣之奉君悉心盡恩不得緣君父有子則爲立廟無子則廢也或議曰許君按禮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君無子而不爲立廟是背義棄禮罪之大者也駁曰未踰年君者魯子般子惡是也皆不稱公書卒不謚不成於君也廟者當序於昭穆不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爲壇祭之近漢諸幼少之帝尙皆不廟祭而祭於陵云罪之重者此何故不罪殤者十九向下未踰年之君未必未冠引殤欲以何明也

閔公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二年

注都未可以吉祭

疏廣雅都凡也小宗伯疏若喪中對二十八月復平常爲吉祭則禫祭以前皆爲喪祭也宋書禮志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二月戊子有司奏依舊今元年十月是殷祠之月領曹郎范泰參議依永初三年例須再周之外殷祭尋祭再周來二年三月若以四月殷則猶在禫內下禮官議正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按禮三年喪畢然後祫於太祖又云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紼行事且不禫卽祭見譏春秋求之古禮喪服未終固無祼享之義自漢文以來一從權制宗廟朝聘莫不皆吉雖祥禫空存無綅縞之變

蒸嘗薦祀。不異平日。殷祀禮既弗殊。豈獨以心憂爲礙。太學博士徐宏議。三年之喪。雖從權制。再祥周變。猶服縞素。未爲純吉。無容以祭。謂來四月未宜便殷。十月則允。太常丞臣朱膺之議。虞禮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請二十七月。既禫祭。當四時之祭日。則未以其妃配。哀未忘也。推此而言。未禫不得祭也。又春秋閔公二年。吉禘於莊公。鄭元云。閔公心懼於難。務自脅成。以厭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又不禫云。又不禫。明禫內不得禘也。按王肅等言於魏朝云。今權宜存古禮。俟畢三年舊說。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遇祫則祫。鄭元云。禘以孟夏。祫以孟秋。今相承用。如宏之所上。公羊之文。如爲有疑。亦以魯閔設服。因言喪之紀制耳。何必全許素冠可吉禘。縱公羊異說。宜以禮爲正。亦求量宜。郎中周景遠參議。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傅亮議權制。即吉御世。宜用宗廟大禮。宜依古典。則是皇宋開代成準。謂博士徐宏大常丞朱膺之議。用來年十月殷祠爲允。詔可。

注。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

疏。舊唐書禮志。以爲三年一閏。天道小備。五年再閏。天道大備故也。此則五年再殷。通計其數。一祫一禘。迭相乘矣。韋縉奏曰。禮有禘祫。俱稱殷祭。二法更用。鱗次相乘。或云五年再殷。一禘一祫。或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法天象閏。大趣皆同。皆以太廟禘祫。計年有差。請以今年夏禘。便爲殷祭之源。自此以後。禘祫相代。五年再殷。周而復始。

傳。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注。時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所以必二十五者。取期再期。恩倍。漸三年

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

疏。白虎通。三年之喪。何以二十五月。以爲古民質。痛於死者。不封不樹。喪期無數。亡之則除。後代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爲之制。以期斷之。父至尊。母至親。故爲加隆。以盡孝子之恩。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期二十五月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故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也。

注。禮士虞記曰。期而小祥。曰薦此祥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

疏。檀弓疏。其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爲禫。二十六月作樂。所以然者。以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徒月樂。又與上文魯人朝祥而莫歌。孔子云踰月則其善。是皆祥之後月作樂也。又間傳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士虞禮。中月而禫。是祥月之中也。與尚書文王中身享國。謂身之中間同。又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是僖公之喪。至此二十六月。左氏云納幣、禮也。故王肅以二十五月禫除喪畢。而鄭康成則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作樂。復平常。鄭必以爲二十七月禫者。以雜記云。父在爲母爲妻。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爲母爲妻。尚祥禫異月。豈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父在爲母屈而不伸。故延禫月。其爲妻。當亦不申祥禫異月乎。若以中月爲禫。爲月之中間。應云月中而禫。何以言中月乎。按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爲間。謂間隔一年。故以中月爲間隔一月也。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徒月樂是也。謂大